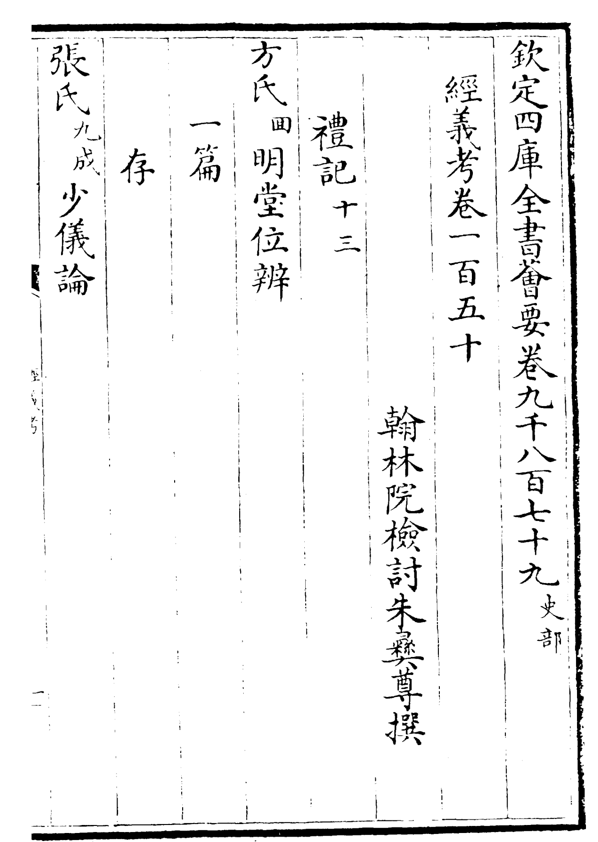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七十九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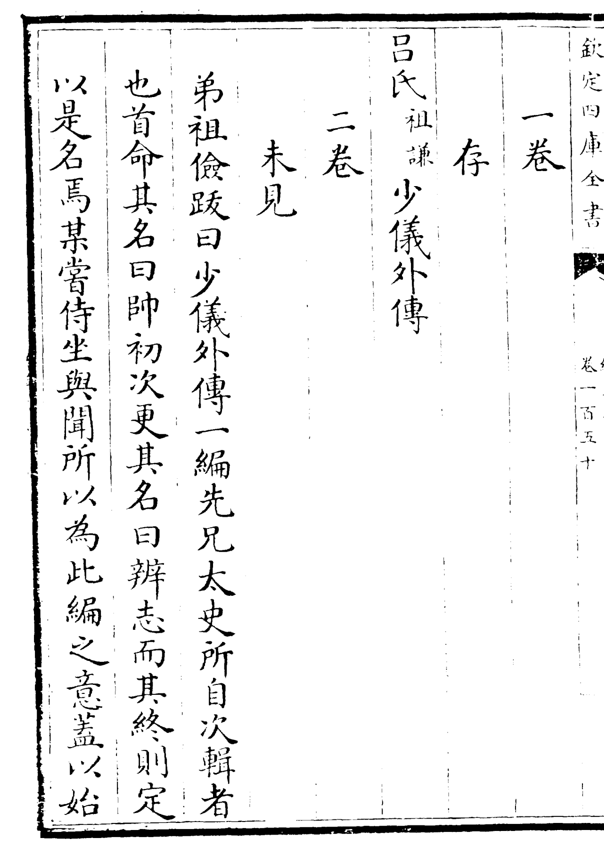
禮記十三

方氏回明堂位辨

一篇

存

張氏九成少儀論



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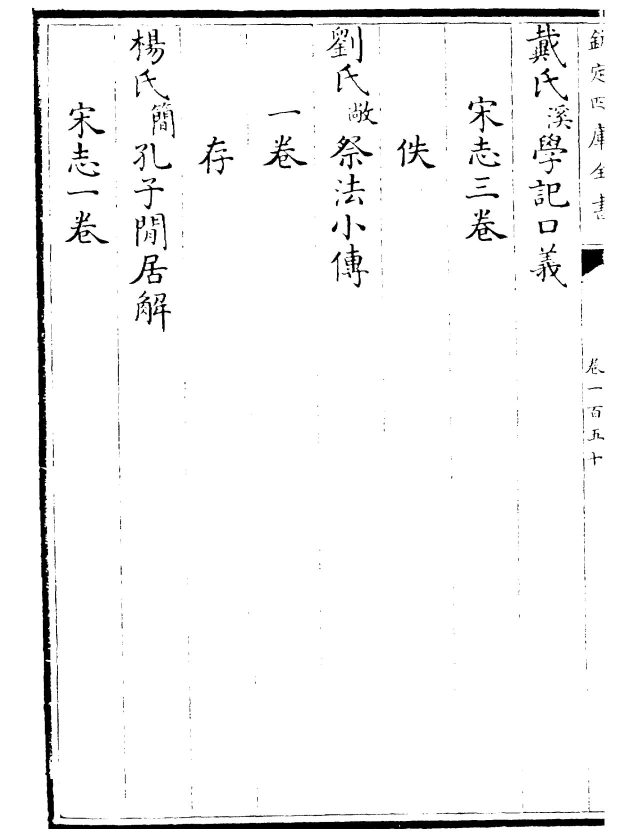
呂氏祖謙少儀外傳

二卷

未見

弟祖儉跋曰少儀外傳一編先兄太史所自次輯者也首命其名曰帥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終則定以是名焉某嘗侍坐與聞所以為此編之意蓋以始

學之士徒玩乎見聞泊乎思慮輕自大而卒無據故
指其前言往行所當知而易見者登之於冊使之不
待考索而自有得於日用之間其於未易遽知而非
可卒見者則皆略而不載苟讀是編而無所厭忽各
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則先兄之本心庶乎其不
泯矣
陳振孫曰呂祖謙撰雜取經傳嘉言善行切於立身
應世者皆小學切問之事也而大要以謹厚為本



戴氏溪學記口義

宋志三卷

佚

劉氏敞祭法小傳

一卷

存

楊氏簡孔子閒居解

宋志一卷

存

趙彦𢡟後序曰曾定遠既刋先生已易又刋所解孔子閒居閒居真聖人之言伊洛諸賢未嘗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不及賢者又過之中庸庸常也彞日用平常而起乎異説吾不知之矣

曾熠後序曰知丞趙公嘗言楊先生昔著孔子閒居解熠請之而未獲近乃寄示誠足以開示後學因鋟木傳之夫孔子之言見於六經論孟者人所尊信惟

雜出傳記者雖戴聖所傳人猶未之盡信惟大學中庸先儒所推尊故學者講誦至若孔子閒居昔賢未甞留意今先生首發明而誨解之得非所謂五至三無皆斯人良知良能苗裔發見於心端誠可體察而用力者與彼坐談高遠而不隱諸内心者可以自省矣

黄氏道周坊記集傳

二卷

存

道周自序曰臣聞之記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棄之者必有亂患亂患之坊莫大於春秋聖人本春以立禮本王以立刑本天以立命命以坊欲刑以坊淫禮以坊德三坊立而亂患息亂患息而後禮樂可舉也易之立坊始於天地以天地而正父子以父子而正君臣以君臣而正夫婦

詩始於夫婦春秋始於兄弟三始雖殊其以坊徳坊淫坊欲則一也左氏以春秋之亂魯始於羽父終於三桓晉始於曲沃終於六卿故於鄭伯克段之章首明其義以為寵禄不過都城有制為立坊之要領因而推於桓莊文宣之間外釁所從入内慝所從出歸重於別嫌明微為立坊之要歸坊記因之以端源於禮制障流於淫欲先之以敬讓衷之以孝弟終始於富而不驕貴而不淫以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之所由正雖其所稱引不過楚喪晉亂吳子三事而於以定君臣辨內外正妃耦春秋千七百餘事其大旨盡於此矣蓋當時夫子既作春秋諸子莫贊一辭退而窺其意義不過以扶綱常條明堯舜之道闡文武之憲其大者在於喪葬昏娶其細者至於車服飲食登降揖讓皆示之以節受之以制是天地所以生成萬物之義也春秋以生成萬物為天地之大禮禮失而流於刑刑窮而反於命故先別其條貫以坊之

而春秋之義例亦從是以起宋淳化至道間嘗以坊表二記須賜廷臣令禮樂備在學官而習者相沿為曲臺遺言無復知為春秋義例之所從出者故復略舉大意使相屬比引伸觸類後有以究其指歸焉

表記集傳

二卷

存

道周自序曰臣觀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以

別陰陽視其晷景長短以御高深遠近揆昏旦之中以占星物敬授人時皆於表焉取之表正則景正表邪則景邪體存於表而用在於制天地日月吐其光景以顯道相示贏絀一寸則差數千里故表之為政猶君之有身天之有極不可不審也子曰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君子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度其長短大小近取之一身遠取之百世不責報於天下而天下之子孫黎民陰受其

利若暑極之利用寒寒極之利用暑也表記四十三章皆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其大旨以天地日月辨君臣之位式尊親之序持之以敬量之以恕使人邇不敢褻遠不敢怨幽以告於鬼神明以告於朋友庶民小子而禮樂文質皆備於是矣春秋之義不盡於表記而表記之義盡於春秋其立仁制義體敬量恕不敢褻鬼神以受顯示於天地日月則其意一也坊記主於禮讓歸別於男女以明忠孝之化始於閨門猶

易之有下經表記主於仁義歸餘於卜筮以明文質之原達於天德猶易之有上經凡聖門所記夫子之言論自魯論二十篇而外未有明著於此者也坊記舊分三十四章今約從三十表記四十三章今約從三十有六合六十六章以發明春秋大義葢其當時親見行事筆之於書則其前後相印彼此互發亦其道貫則然臣非敢有所傳會牽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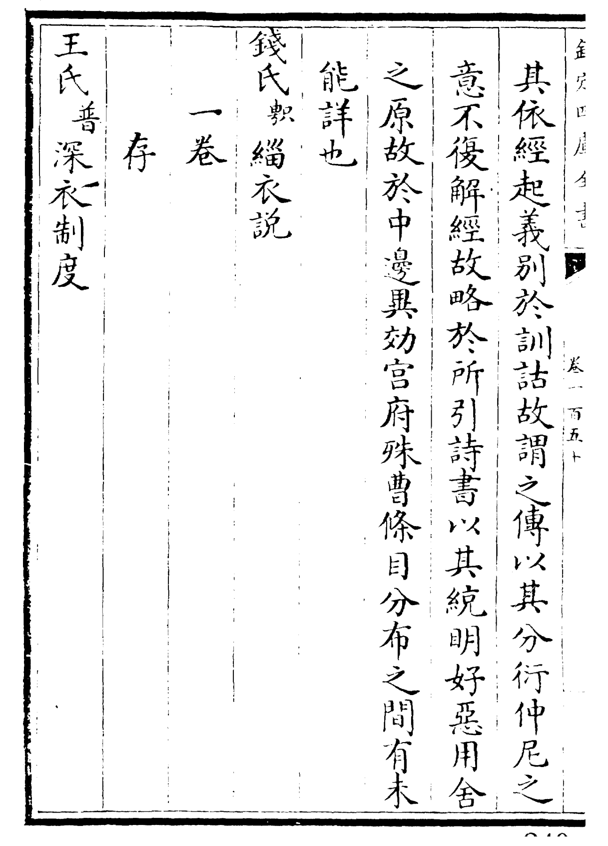
黃氏道周緇衣集傳

二卷

存

道周後序曰臣觀緇衣一書二十三章皆本仲尼之言雜引詩書以明之凡十五引書二十三引詩其稱易者一而已歸於恒德言好賢惡惡之貴有恒德也好賢不堅惡惡不著則為上難事為下難知上無定心下無固志而爵賞刑威皆不可用矣仲尼思見聖人而歸於有恒詩言民之秉彛本於厥有恒性蓋人

性本善理義悅心見賢者而好之見不肖而惡之雖寇盜姦宄其性一也雖在堂陛之間人人飾貌則衡鑒難明入於紛華之域事事蕩心則愛憎易變以易變之愛憎投難明之衡鑒故上聽不清下言愈亂而緇衣巷伯之詩顛倒互誦也是傳略采經史關於好惡刑賞治道之大者凡二百餘條以繫於篇其於經濟庶務條目之間雖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惡綱領之原以至於三代而下治亂盛衰之故亦略云備矣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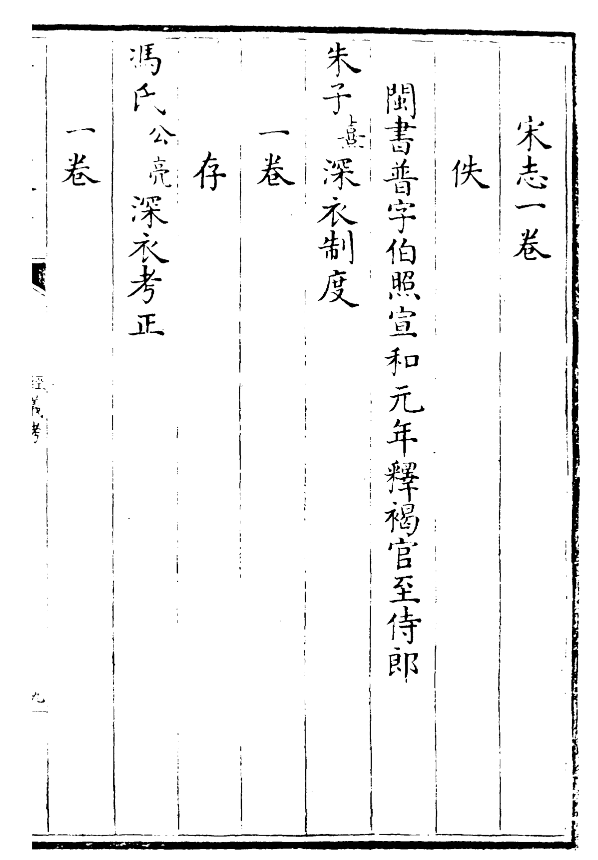
其依經起義别於訓詁故謂之傳以其分行仲尼之意不復解經故略於所引詩書以其統明好惡用舍之原故於中邊異効宮府殊曹條目分布之間有未能詳也

錢氏[illegible]緇衣說

一卷

存

王氏晋深衣制度



宋志一卷

佚

閭書晉字伯照宣和元年釋褐官至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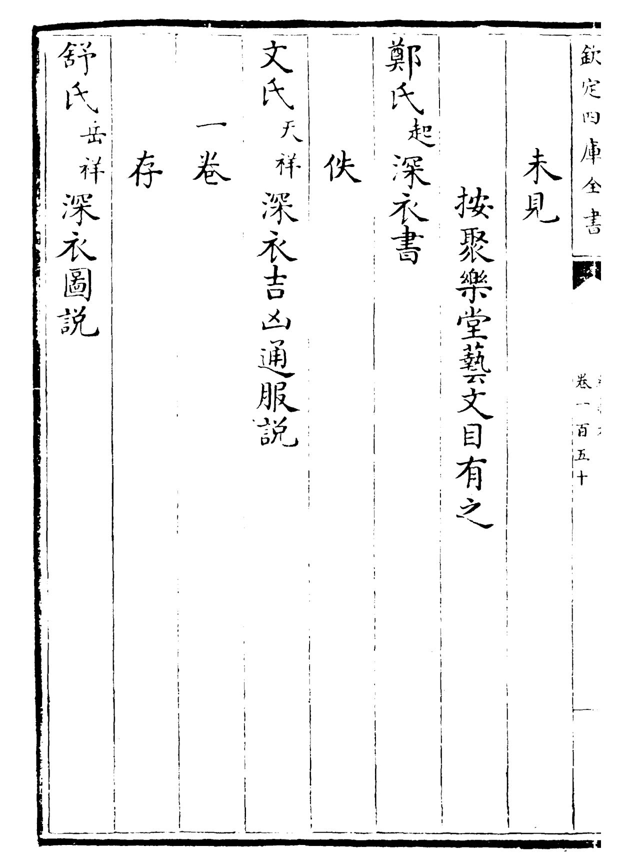
朱子熹深衣制度

一卷

存

馮氏公亮深衣考正

一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鄭氏起深衣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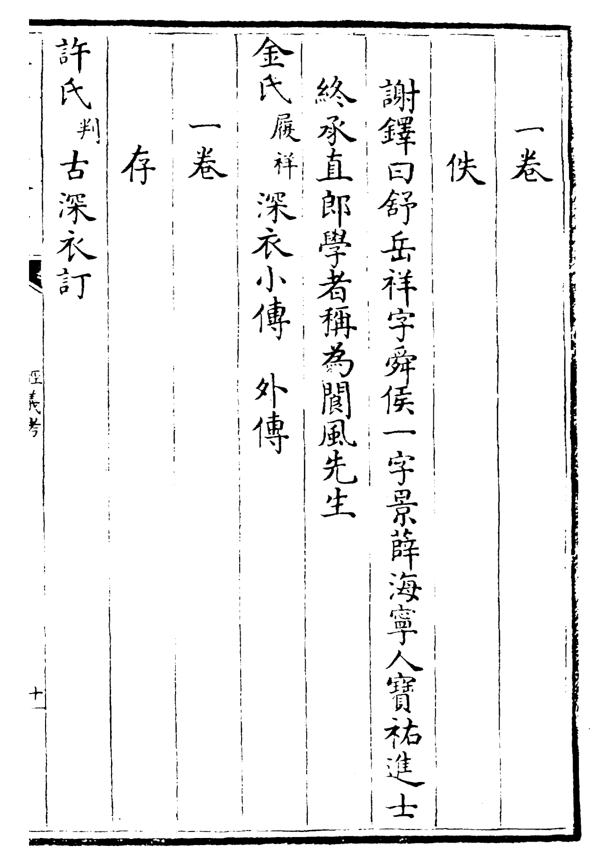
佚

文氏天祥深衣吉凶通服說

一卷

存

舒氏岳祥深衣圖說



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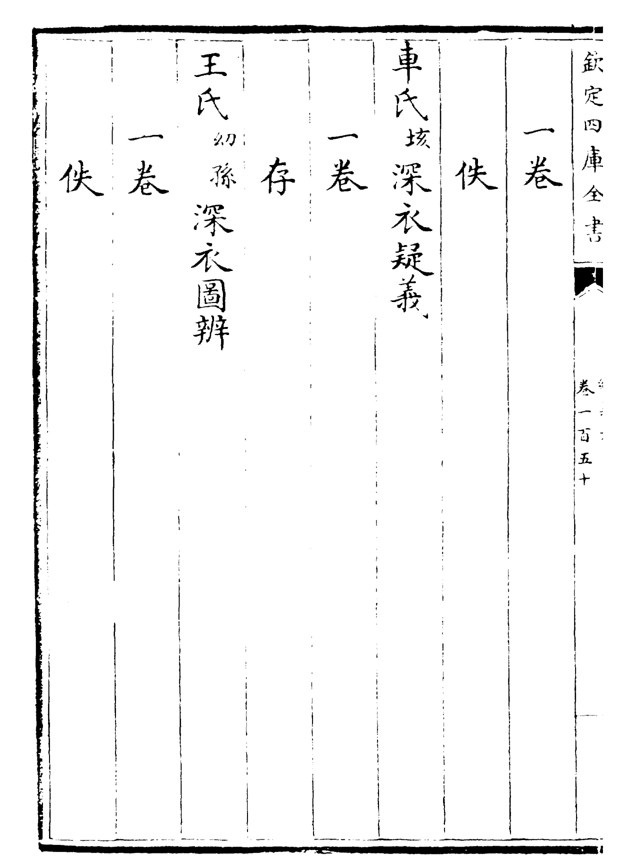
謝鐸曰舒岳祥字舜侯一字景薛海寧人寶祐進士終承直郎學者稱為閬風先生

金氏履祥深衣小傳 外傳

一卷

存

許氏判古深衣訂



一卷

佚

車氏垓深衣疑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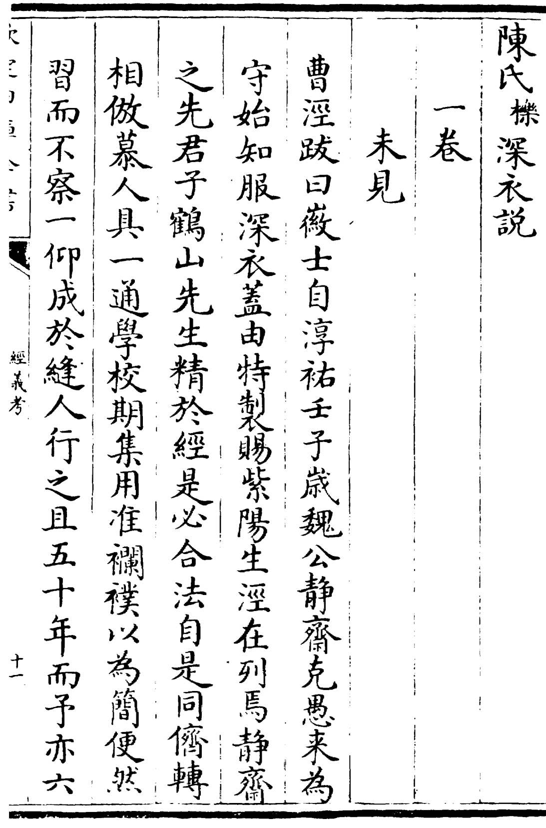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王氏幼孫深衣圖辨

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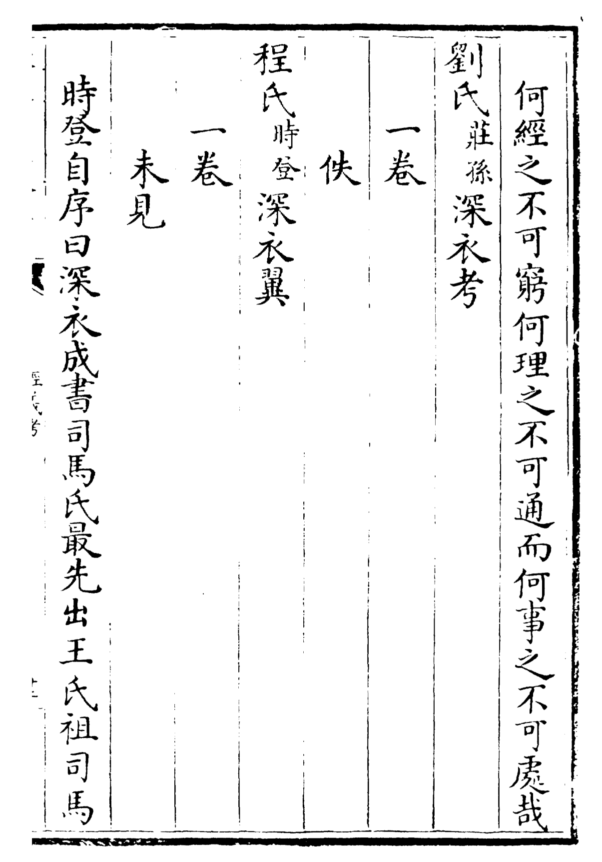
陳氏櫟深衣說

一卷

未見

曹涇跋曰徽士自淳祐壬子歲魏公静齋克愚来為守始知服深衣蓋由特製賜紫陽生涇在列焉静齋之先君子鶴山先生精於經是必合法自是同儕轉相倣慕人具一通學校期集用准襴襆以為簡便然習而不察一仰成於縫人行之且五十年而予亦六

十七歲耄矣猶夫人也陳君壽翁以舊說見教訓故敘次若出於其自為言而未嘗不本之先儒要其歸於經意卒無背也其為說字字研審其大節目則曲裾圓袂之辨衣裳幅數連屬之當令人一見渙然至於以兩句十四字為續衽鉤邊之訓酷似孟子說詩例比呂氏尤為峻潔而鄭氏之云亦可因是推之以還本旨然微壽翁鄭意晦矣嗚呼兹古大人格物之學也人人於讀書遇事平心而玩觸類而長如此亦



何經之不可窮何理之不可通而何事之不可處哉

劉氏莊孫深衣考

一卷

佚

程氏時登深衣翼

一卷

未見

時登自序曰深衣成書司馬氏最先出王氏祖司馬

時有異同而皆不能不為唐孔氏所惑子朱子蓋嘗病之是以晚歲所服有與家禮異如續衽鉤邊之類者惜家禮為初年本既失而不及訂定也信齋楊氏既以所聞於節齋蔡氏者附注於家禮之後矣然先生於諸法之所去取折衷不但此一條也時登因不自揆以傳為綱注之足以發傳者列於傳之左疏之足以釋注者附於注之下叅次諸家而斷之朱子名曰補疏而附冠巾屨之屬總而名之曰深衣翼其質

之經傳而無所見求之他書而不知其左驗者間以愚意妄述其說以俟來者正焉本篇自司馬氏王氏外有曹易者頗取朱子之書以詆其說然其因先生說而正之旨既不明言其所自若自以為得有先生所引而未發又不能參合考訂以求其義復不自知其所失且重複不瑩視兩家若詳而實略若醇而實疵也黃氏說本朱子楊氏早學於朱子晚受業於黃故附注特詳焉嗚呼自秦滅六籍古制蕩然漢興無

能改於其舊猶賴專門諸儒收合餘燼窺見一二然其所尚者訓詁或背於經所及者制度未悉於理自河間獻王之禮逸無復全經子朱子雖嘗以為已任然自家鄉邦國王朝之後不及而授之勉齋勉齋未及竟祭未及修而又以屬之信齋於是不惟家禮非先生已定之説而儀禮亦為師門未及之書矣嗚呼天不欲此禮之秩乎何其失之易而成之難晦之久而明之不大也則夫先王之法服其僅存而未泯如

此衣先王之遺文其足徵而能言如此書學者宜知所從事矣時登不敏誠願與同心共勉焉使服是服者因訓詁而有得於經因制度而有得於理謹分崇愛敬修身以齊其家亦豈非先生之望乎乃僭識其意如此

汪氏汝懋深衣圖考

三卷

佚

戴良序曰深衣者何古所以名衣也曷為以深名以其為制之深微故取以名也取其圜直以象天方曲以象地崇之為三才而畀之為三極也然則烏乎服有虞氏深衣以養老諸侯大夫士夕深衣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禮所以辨貴賤决嫌疑何獨於深衣焉一之葢是衣也可以用之文可以用之武可以用之於擯相可以用之於軍旅而又可以常服也後世不達乎天子不用於常服此制之所以久失也制既久

失則圖考一書雖欲不作烏得而不作或曰記有深

衣篇而諸儒論之辨矣何有於圖考圖考之折衷於

諸儒其大節有四謂續衽為連續旁縫鉤邊為左右

交鉤則以蔡氏之說為當守而楊氏方氏以襟為衽

司馬氏以裾為衽呂氏陳氏衣裳各有衽之說皆非

也謂方領當循頭而下方折以抱胸則以鄭注孔疏

為可從而司馬氏別施一衿映所交頸別為一物折

之領上與夫交領直領之議皆非也謂辟二寸為總

言帶辟之廣再繚四寸為總言帶之結紐則以陸氏之意為可推而注疏家士用單練廣二寸再度繞腰亦四寸之言皆非也嗚呼此圖考之不可以不作也

或曰朱子作家禮亦有圖說可徵矣然則彼皆非與朱子之家禮本司馬氏之家儀司馬氏於前四者之失已不暇詳考而精求是宜家禮之難徵也圖考烏乎祖祖之經也祖之經則諸儒紛紛之議可得而折衷矣古語云諸儒異同稽諸聖衆說混淆折諸經圖

考有焉圖考孰作睦汪君也汪其姓汝懋其名也序之者誰越人良也

牟氏楷深衣刋誤

一卷

佚

朱右序曰惟昔邃古之初天造草眛肇有民人穴處而倮居間者衣鳥獸之皮以自蔽上衣下裳之制未聞也軒轅氏作取諸乾坤製衣裳以示象公侯有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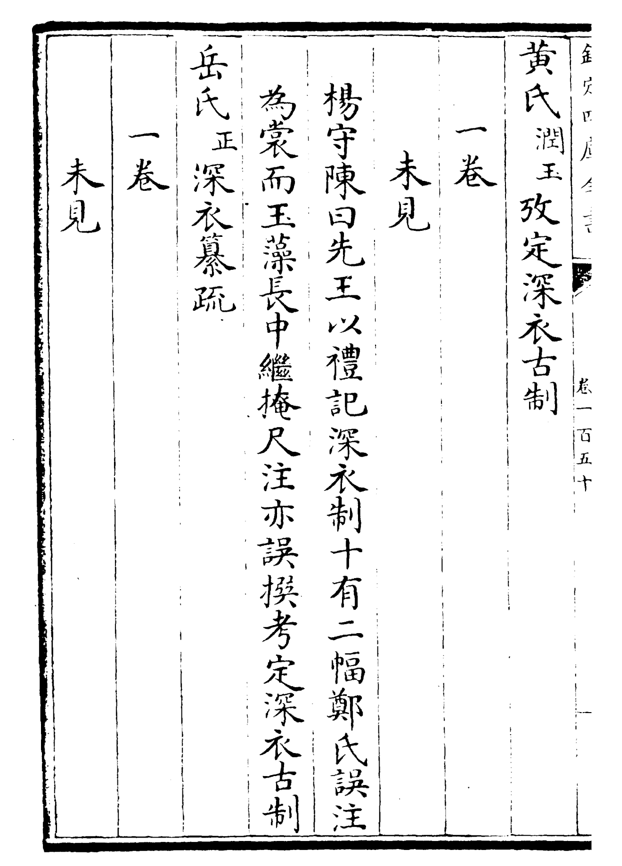
等威以明虞夏因之人文自是彬彬矣自成康殁而王澤熄上亂下僭人偽滋起古制不存吾其左衽孔子幾於不免況後世乎嬴劉迭興四代禮樂旋復廢壊曲臺講禮僅存深衣一篇鄭氏箋注且謬若此安在其能存什一於千百也耶嗚呼惜哉同郡牟君仲裴以文獻之裔習聞斯禮講貫精密著為深衣刊誤且欲與逢掖之士共之其間尺寸裳幅之誤指尺裁制之謬一皆刊正無遺至於名義之弘著圖之精

短長廣狹規矩繩衡之度如視諸掌殆有擴涑水紫陽二先生之所未發而足為後世法程牟君之篤志於古也亦勤矣好事者將鋟梓以廣其傳端無媿也古道其復興乎似此而往必合訂正者尚多有焉何日得與君圖之

朱氏右深衣考

一卷

存



黄氏潤玉攷定深衣古制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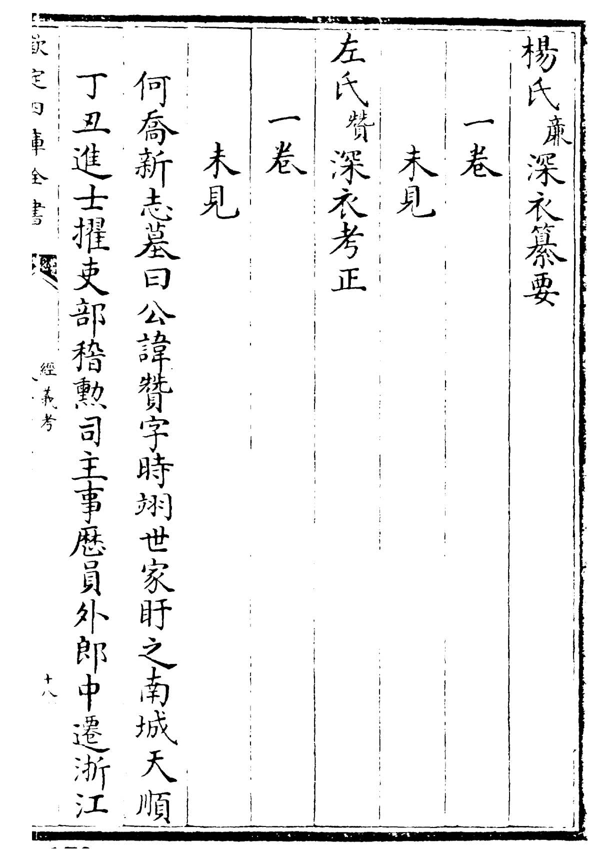
未見

楊守陳曰先王以禮記深衣制十有二幅鄭氏誤注為裳而王藻長中繼揜尺注亦誤撰考定深衣古制

岳氏正深衣纂疏

一卷

未見



楊氏廉深衣纂要

一卷

未見

左氏贊深衣考正

一卷

未見

何喬新志墓曰公諱贊字時翊世家盱之南城天順丁丑進士擢吏部稽勲司主事歴員外郎中遷浙江

布政司右叅政陞廣東右布政使未赴以老謝事所

著有深衣考正一卷傳於世

潘氏𦿋深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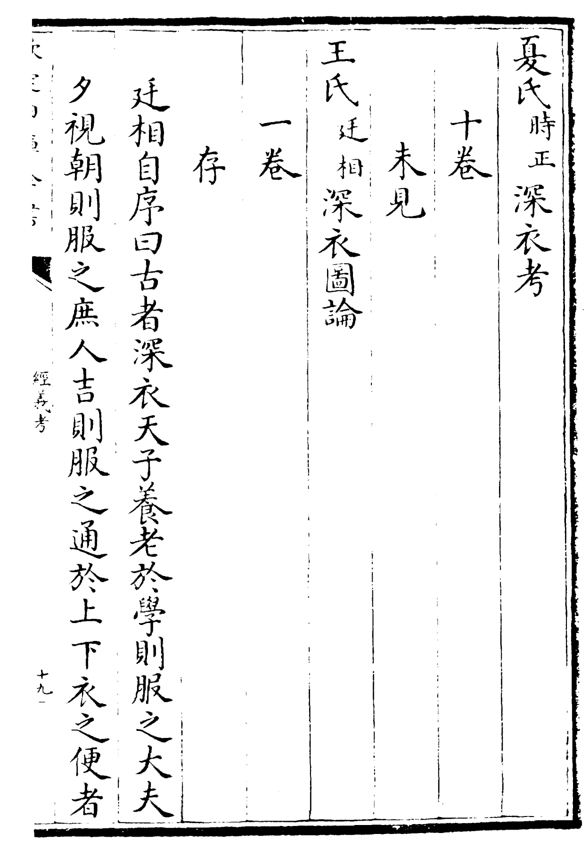
一卷

未見

鄭氏瓘深衣圖說

一卷

未見



夏氏時正深衣考

十卷

未見

王氏廷相深衣圖論

一卷

存

廷相自序曰古者深衣天子養老於學則服之大夫夕視朝則服之庶人吉則服之通於上下衣之便者

也近世司馬温公好古製此為燕居服因漢鄭康成之説為裁衣法文公家禮圖注雖稍有更定大要亦不出此故今世之為説者有三短袷無衽曲裾裂裳如家禮本圖一也長袷有衽無裾裂裳如瓊臺丘氏新擬圖二也長袷六衽無裾無裳通幅如袍如四明王氏古製圖三也家禮鄭注誤之也丘氏得矣而裂裳之義未盡也黄氏多衽無要戾經文矣朱子晚歲所服深衣去舊説曲裾之制而不用是先生亦有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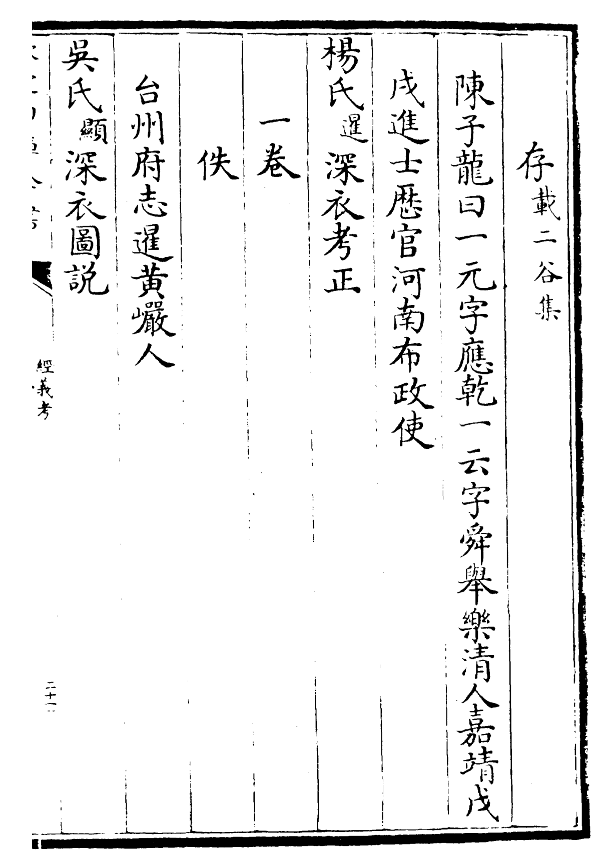
矣然豈特曲裾然哉予曩久逆於心邇者寓子雲書
院取所藏諸禮書疏讀之質諸本經胳以事宜參之
旁通證之散見本之法象要之大體蓋知今之圖制
論說真有大不然者乃敢會萃衆論而折衷之以古
朝祭喪服皆有衽也故論續衽鉤邊以衣連裳不殊
製上下當有定分也故論要縫半下以裳割裂無所
取義而橫斜累綴非善服也故論裳削幅以制飾完
具冠履相稱而後可以成服也故作統論雖於諸儒

之說不盡符合或於古人制服之宜不至相遠乃並圖其制象附之於末俾學者有所考焉正德己卯十二月

夏氏言深衣考一卷

未見

侯氏一元深衣辨一篇



存載二谷集

陳子龍曰一元字應乾一云字舜舉樂清人嘉靖戊

戌進士歷官河南布政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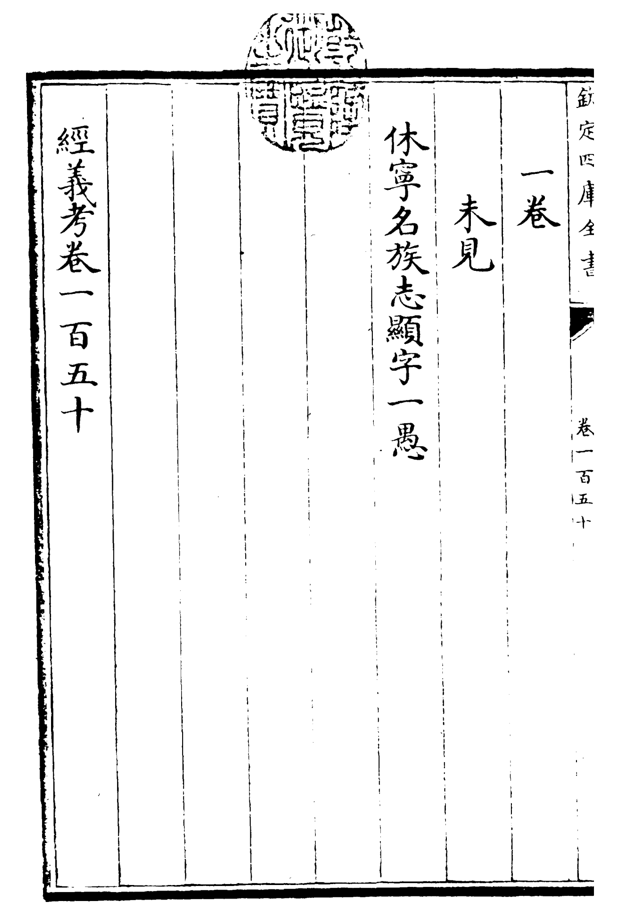
楊氏遅深衣考正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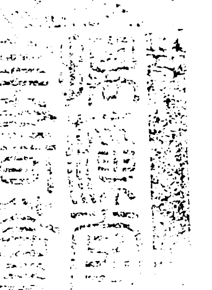
佚

台州府志遅黄巖人

吳氏顥深衣圖說



一卷
未見
休寧名族志顯字一愚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録監生臣馬植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一至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禮記十四
中庸說
漢志二篇
佚
孔叢子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

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爾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奥訓誥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悦而退曰孺子辱我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

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顔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

羅從彦曰中庸之書聖學淵源六經奥旨也

何異孫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中庸孔叢

子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記夫子之言或者謂子之辭子思無他書可見是必中庸也

黎立武曰經之作至中庸止矣故中庸者羣經之統會樞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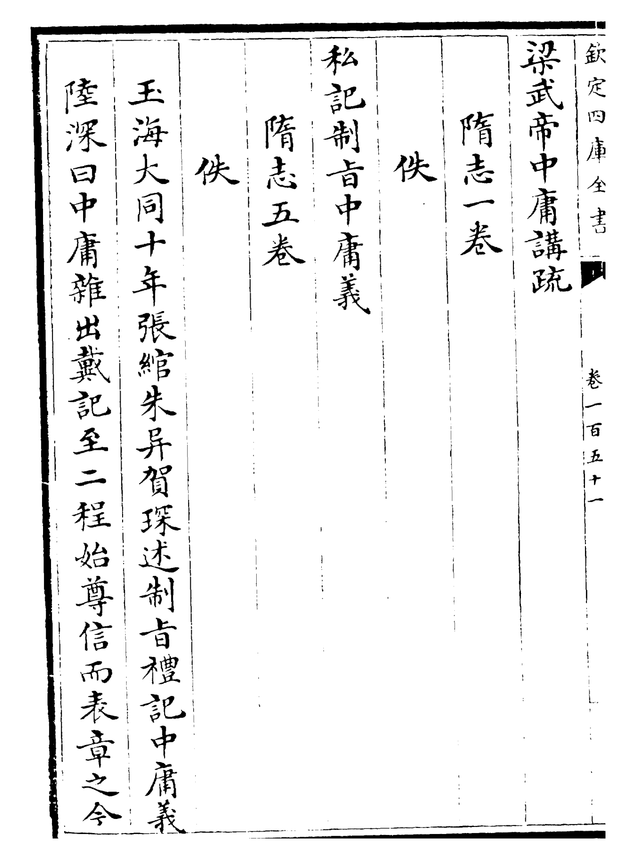
王褘曰中庸古有二篇見漢藝文志而在禮記中者一篇而已朱子為章句因其一篇者分為三十三章而古所謂二篇者後世不可見矣今宜因朱子所定以第一章至第二十章為上篇以第二十一章至三

十三章為下篇上篇以中庸為綱領其下諸章推言智仁勇皆以明中庸之義也下篇以誠明為綱領其後諸章詳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誠明之道也如是既不失古今之體又不悖朱子之旨魯齋王氏蓋主此說云

戴氏顒禮記中庸傳

隋志二卷

佚



梁武帝中庸講疏

隋志一卷

佚

私記制旨中庸義

隋志五卷

佚

玉海大同十年張綰朱异賀琛述制旨禮記中庸義

陸深曰中庸雜出戴記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

獨行與六經並然晉戴顒嘗傳中庸梁武帝為中庸講疏已知重中庸矣非但始於宋也

李氏翺中庸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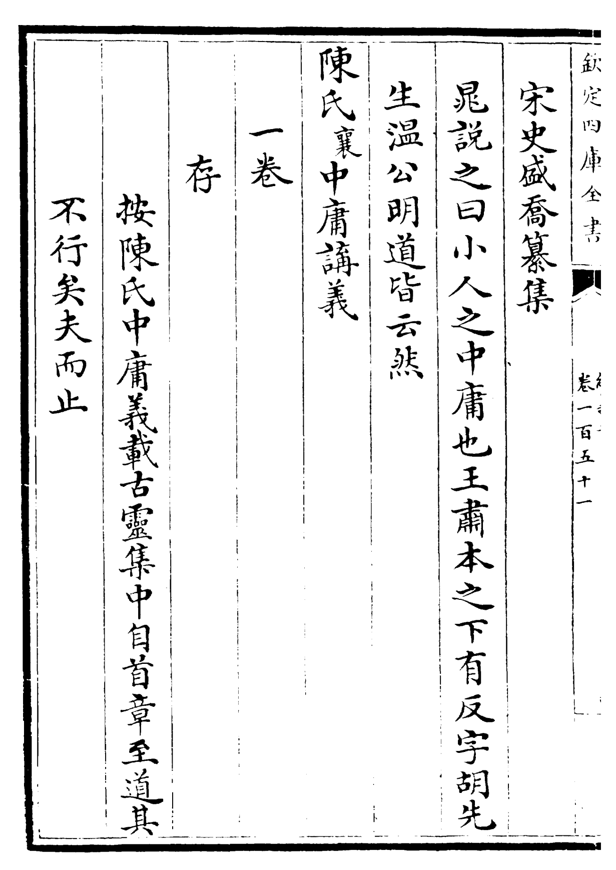
未見

黄震曰中庸至唐李翺始為之說

胡氏瑗中庸義

宋志一卷

未見



宋史盛喬纂集

晁說之曰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之下有反字胡先生温公明道皆云然

陳氏襄中庸講義

一卷

存

按陳氏中庸義載古靈集中自首章至道其不行矣夫而止

余氏象中庸大義

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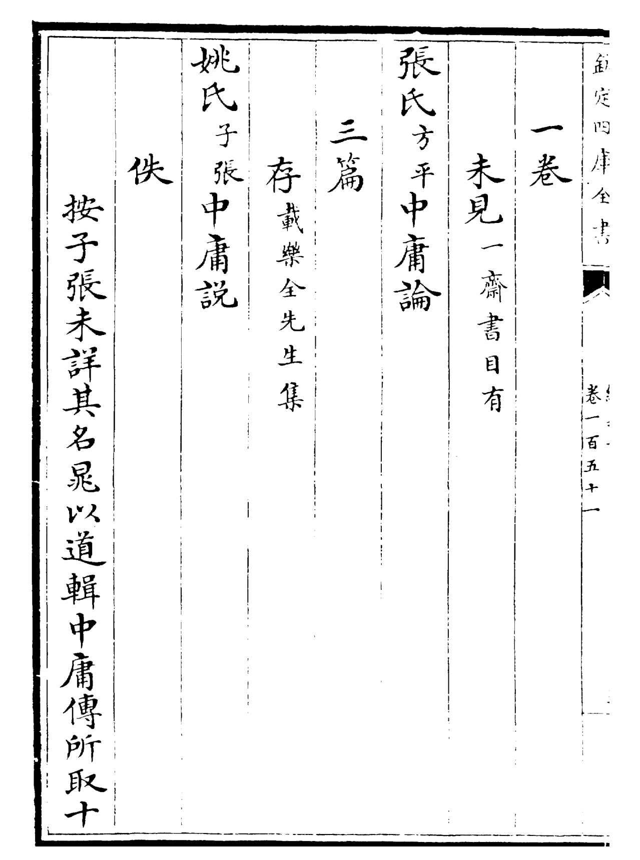
閩書仙游人慶歴中進士歴官禮部郎中

喬氏執中中庸義

宋志一卷

佚

司馬氏光中庸廣義



一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張氏方平中庸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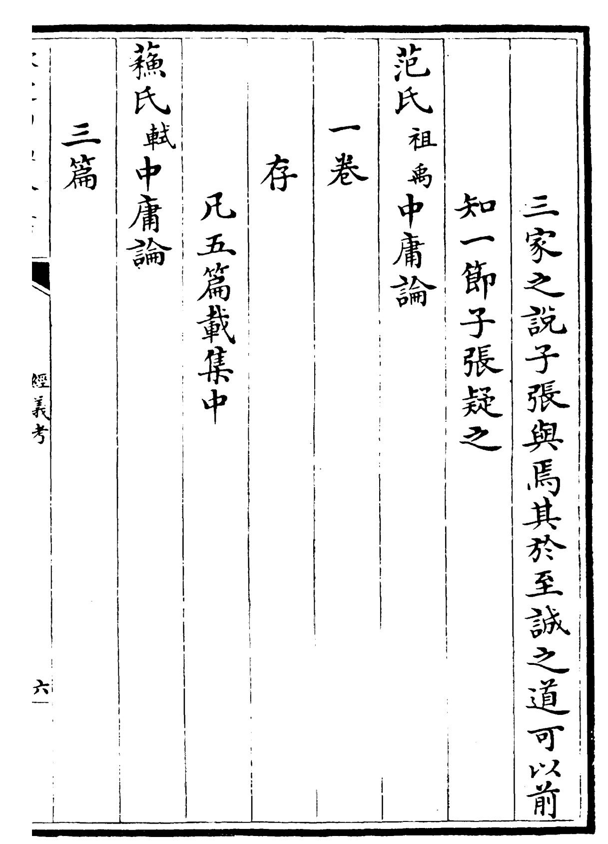
三篇

存　載樂全先生集

姚氏子張中庸說

佚

按子張未詳其名晁以道輯中庸傳所取十


三家之說子張與焉其於至誠之道可以前

知一節子張疑之

范氏祖禹中庸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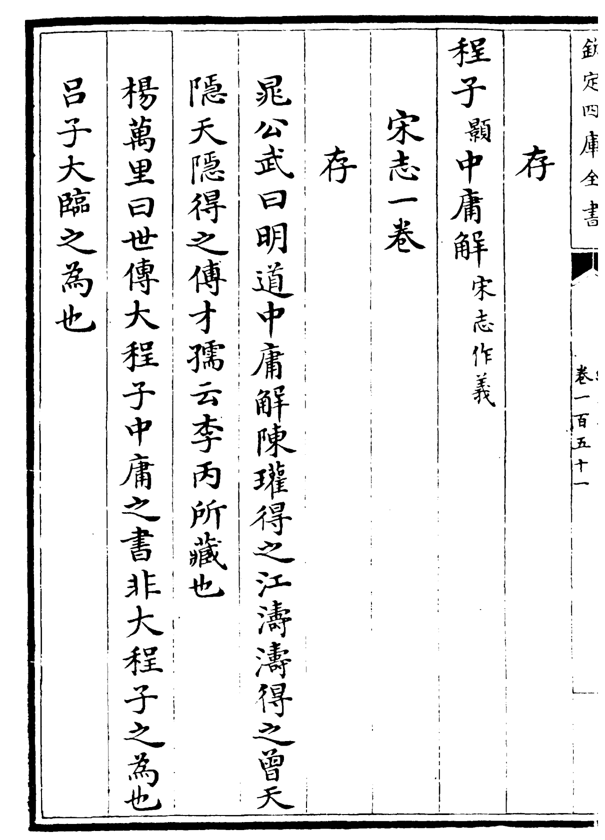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凡五篇載集中

蘇氏軾中庸論

三篇



存

程子顥中庸解宋志作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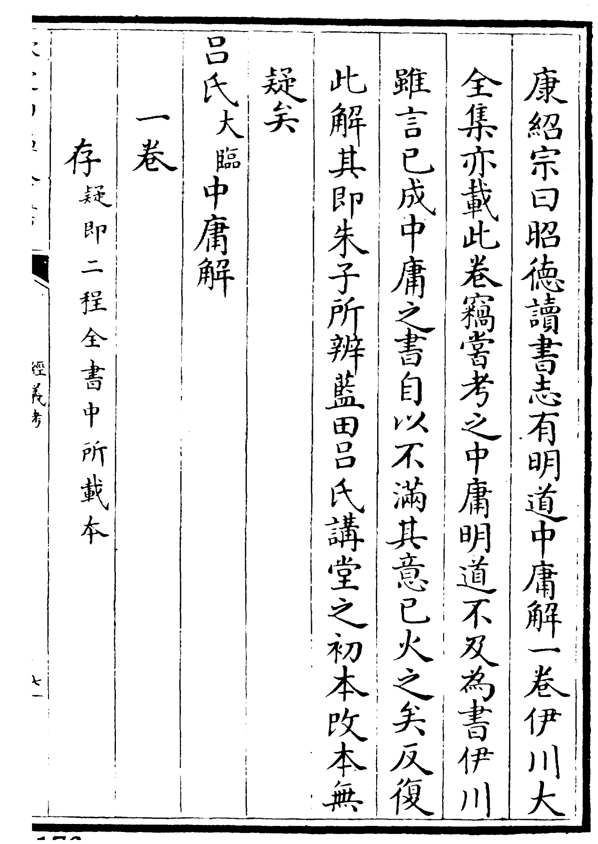
宋志一卷

存

晁公武曰明道中庸解陳瓘得之江濤濤得之曾天隱天隱得之傅才孺云李丙所藏也

楊萬里曰世傳大程子中庸之書非大程子之為也

呂子大臨之為也



康紹宗曰昭德讀書志有明道中庸解一卷伊川大全集亦載此卷竊嘗考之中庸明道不及為書伊川雖言已成中庸之書自以不滿其意已火之矣反復此解其即朱子所辨藍田呂氏講堂之初本改本無疑矣

呂氏大臨中庸解

一卷

存疑即二程全書中所載本

胡宏序曰靖康元年河南門人河東侯仲良師聖自三川避亂來荆州某兄弟得從之遊議論聖學必以中庸為至有張燾者攜所藏明道先生中庸解以示之師聖笑曰何傳之誤此吕與叔晚年所為也燾亦笑曰燾得之江濤家其子弟云然按河南夫子侯氏之甥而師聖又夫子猶子人也師聖少孤養於夫子家至於成立兩夫子之屬纊皆在其左右其從夫子最久而知夫子文章為最詳其為人守道義重然諾

不妄可信後十年某兄弟奉親南止衡山大梁向沈又出所傳明道先生解有瑩中陳公所記亦云此書得之濤某反覆究觀詞氣大類横渠正蒙書而與叔乃横渠門人之肖者徴往日師聖之言信以今日已之所見此書與叔所著無可疑明甚惜乎瑩中不知其詳而有疑於行狀所載覺斯人明之書皆未及之語耳雖然道一而已言之是雖陽虎之言孟軻氏猶有取焉况與叔亦遊河南之門大本不異者乎尊信

誦習不敢須臾忘勇哉瑩中之志某雖愚請從而後

中庸後解

宋志一卷

佚

大臨自序曰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既以淺陋之學為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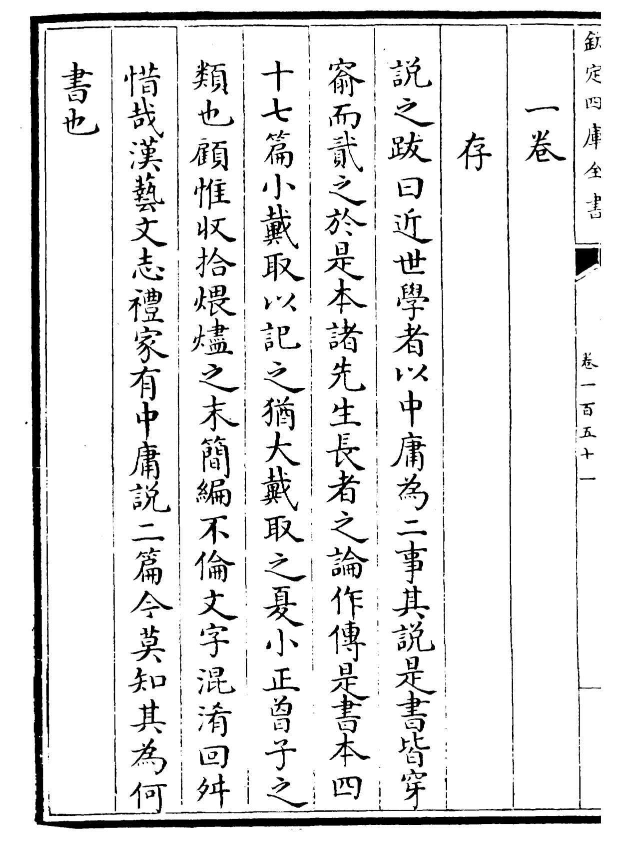
不啟不悱則不發又其次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至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有講而未必聽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也然朝廷建學設官職事有不得已者此不肖今日為諸君強言之也諸君果有聽乎無聽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為已者必存乎德行而無意於功名為人者必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為人而濟其私

欲者多矣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道之而不行如是則教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來世未嘗使學者如是也朝廷建官設科以取天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必舍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喜怒哀樂之前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亦用心於此乎則義禮必明德行必修師友必稱鄉黨必譽仰而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

付達於當今可以不負朝廷之教養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諸君有意乎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今日自譊譊無益不幾乎侮聖言者乎諸君其亦念之哉

按宋志又有大臨及程叔子游氏楊氏四先生中庸講義一卷

晁氏說之中庸傳



一卷

存

說之跋曰近世學者以中庸為二事其說是書皆穿鑿而貳之於是本諸先生長者之論作傳是書本四十七篇小戴取以記之猶大戴取之夏小正曾子之類也顧惟收拾煨燼之末簡編不倫文字混淆回舛惜哉漢藝文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今莫知其為何書也

晁公武曰叔父詹事公撰近世學者以中庸為二事雖程正叔亦然故説是書者皆穿鑿而二之於是本諸胡先生司馬温公程明道張横渠王肅鄭玄作是傳焉

按晁氏中庸傳取孔氏正義胡氏講義分朱黄以識之又以墨識巳説其分節與今本有異附識於後天命之謂性節率性之謂道節修道之謂教節道也者至非道也節是故君

子至不聞節莫見乎隱至慎其獨也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節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節中也者至達道也節致中和至育焉節仲尼曰至忌憚也節子曰中庸至久矣節子曰道之至行矣夫節子曰舜其至舜乎節子曰人皆至守也節子曰回之至失之矣節子曰天下至能也節子路問强至强哉矯節子曰素隱至費而隱節夫婦之愚至不能焉節天

地之大至破焉節詩云鳶飛至察乎天地節

子曰道不至勿施於人節君子之道四至先

施之未能也節庸德之行至慥慥爾節君子

素至自得焉節在上位至徼幸節子曰射有

至自卑節詩曰妻子至順矣乎節子曰鬼神

至如此夫節子曰舜其至其壽節故天之至

覆之節詩曰嘉樂至必受命節子曰無憂至

子述之節武王纘至保之節武王末至一也

節子曰武王至至也節郊社至掌乎節哀公問政至禮所生也節在下位至治矣節故君子至知天節天下之達至一也節或生而至一也節或安而至一也節子曰好學至國家矣節凡為天下至所以懐諸侯也節凡為天下至不窮節在下位至身矣節誠者天之至人之道也節誠者不勉至聖人也節誠之者至必强節自誠明至明則誠矣節惟天下至

誠至參矣節其次至能化節至誠至如神節

誠者自成至道也節誠者物之至為貴節誠

者非自至宜也節故至誠至不測節天地之

道博也至純亦不已節大哉聖人至凝焉節

故君子尊至崇禮節是故居上至之謂與節

子曰愚而至其身者也節非天子至亦不敢

作禮樂焉節子曰吾說至寡過矣乎節上焉

者至弗從節故君子之道至知人也節是故

君子至天下者也節仲尼至大也節唯天下

至聖至配天節唯天下至誠至之化育節夫

焉有至能知之節詩曰衣錦至日亡節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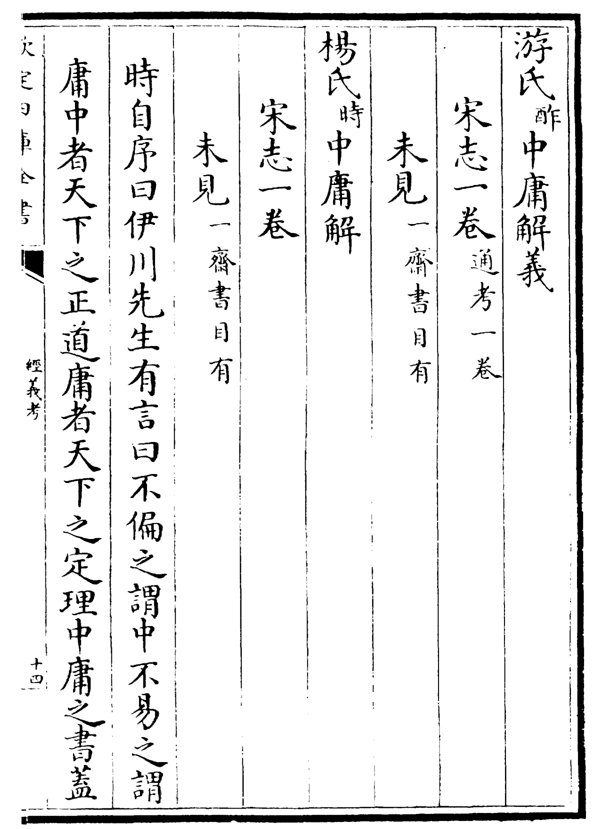
之道至入德矣節詩云潛雖至於志節君子

之所至屋漏節故君子不動至有争節是故

君子不賞至刑之節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節詩云予懷至末也節詩曰德輶至至矣

節



游氏酢中庸解義

宋志一卷通考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楊氏時中庸解

宋志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時自序曰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書蓋

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歿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則其去本浸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知尊孟子而於中庸一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歿

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為世大禁學者膠口無復敢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詞館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温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為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奥亦妄意其庶幾焉學者因我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牆庶乎可窺而入也

陳亮序曰世所傳有伊川先生易傳楊龜山中庸義

謝上蔡論語解尹和靖孟子説胡文定春秋傳謝氏之書學者知誦習之矣尹氏之書簡淡不足以入世好至於是三書則非習見是經以志乎舉選者蓋未之讀也世之儒者揭易傳以與學者共之於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謂不由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乎春秋之用宜於易未用心之地也今語孟精義既出而謝氏尹氏之書具在楊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尚多有之而終病其未廣别刋爲小本以與易傳

並行觀者宜有取焉

晁公武曰時載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蓋亦猶王氏之說也

朱子曰龜山中庸有可疑處如論中庸不可能乃是佛老緒餘决非孔子子思本意羅先生陳幾叟諸人以龜山中庸語意枯燥不若呂與叔之浹洽此可見公論之不可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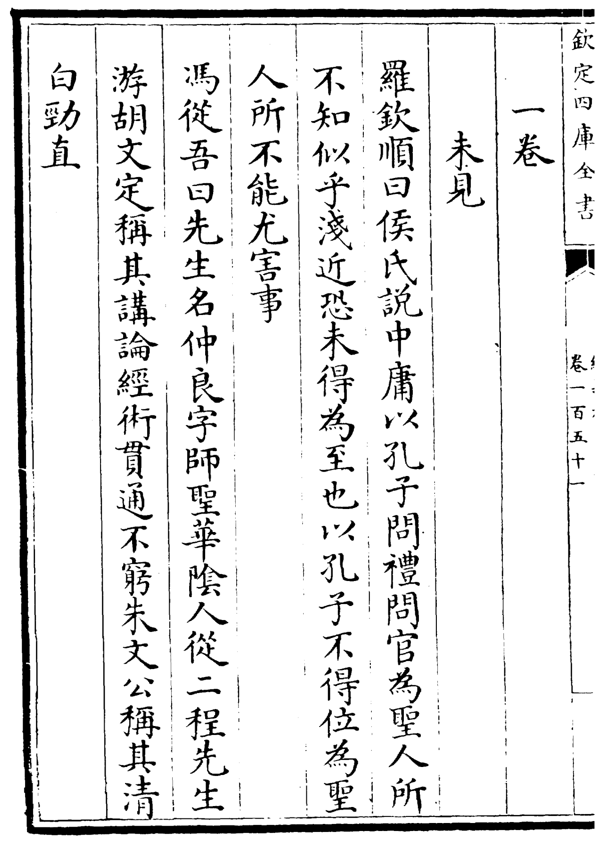
侯氏仲良中庸說

一卷

未見

羅欽順曰侯氏說中庸以孔子問禮問官為聖人所不知似乎淺近恐未得為至也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能尤害事

馮從吾曰先生名仲良字師聖華陰人從二程先生游胡文定稱其講論經術貫通不窮朱文公稱其清白勁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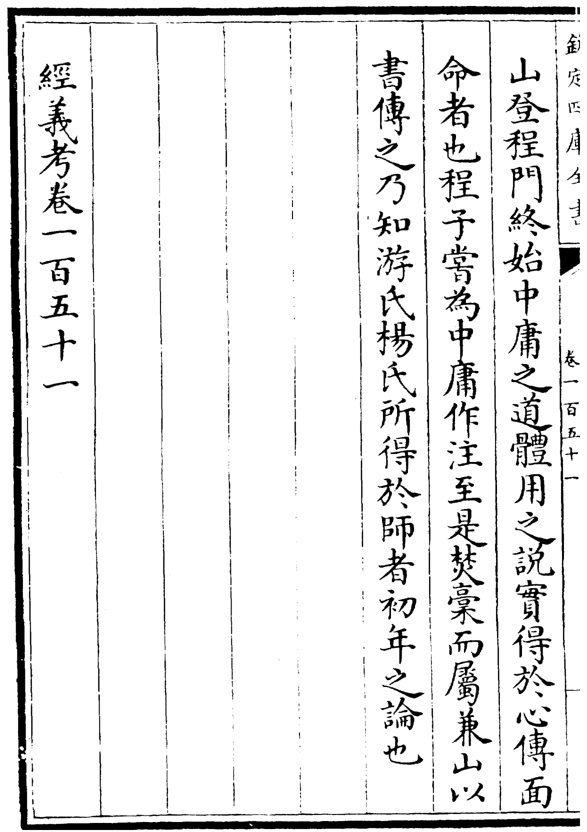


郭氏忠孝中庸說

宋志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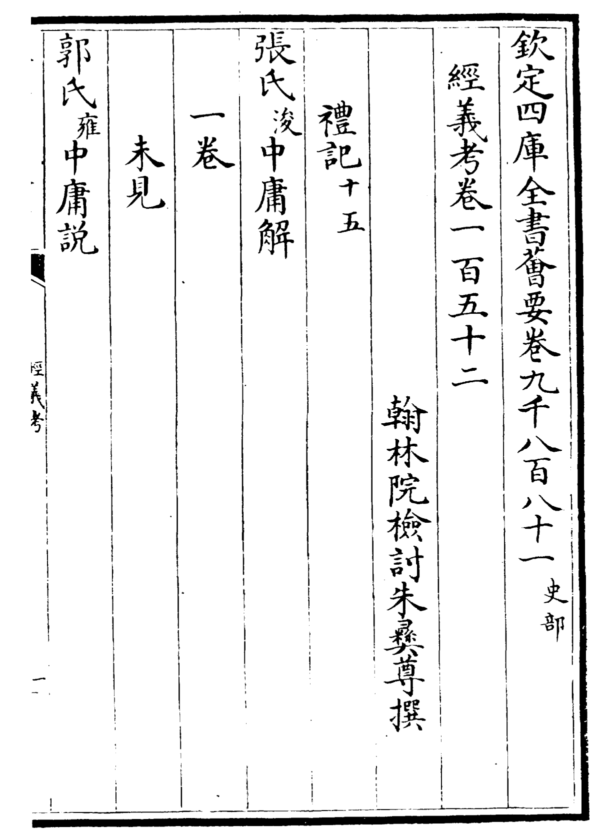
佚

黎立武曰楊氏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游氏曰以德行言曰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郭氏中庸說謂中為人道之大以之用於天下國家又云極天下至正謂之中通天下至變謂之庸蓋兼山深於易故得中庸之義焉兼



山登程門終始中庸之道體用之說實得於心傳面命者也程子嘗為中庸作注至是焚稾而屬兼山以書傳之乃知游氏楊氏所得於師者初年之論也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八十一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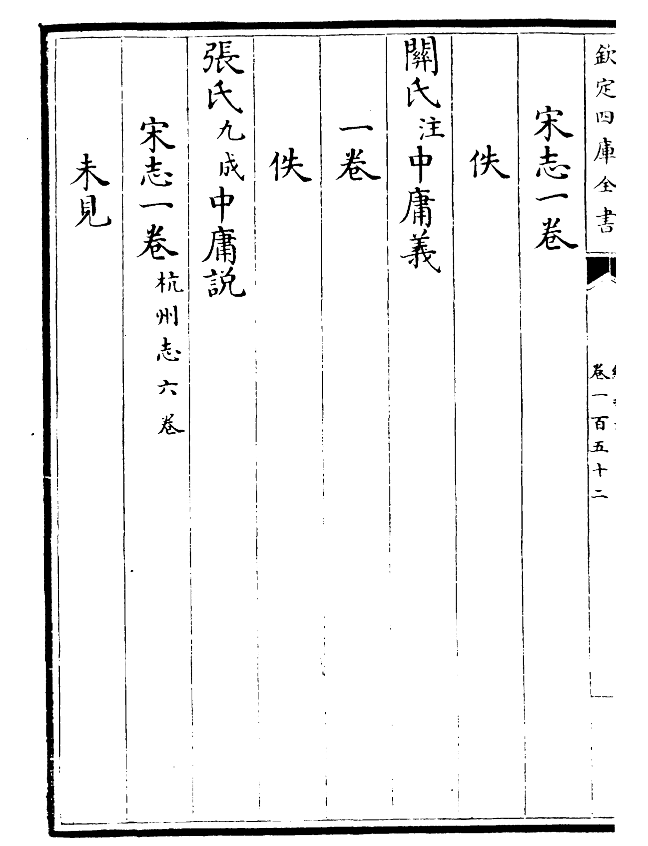
禮記十五

張氏浚中庸解

一卷

未見

郭氏雍中庸說



宋志一卷

佚

闞氏注中庸義

一卷

佚

張氏九成中庸說

宋志一卷杭州志六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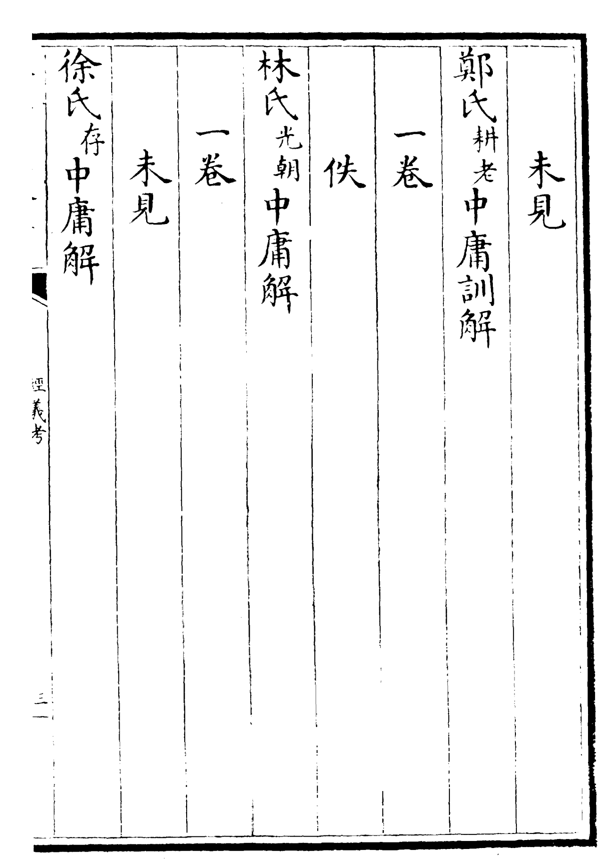
胡銓曰張子韶中庸甚佳

朱子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為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欛柄入手開道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則住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麽事也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時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

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為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姑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於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遍為之辨大抵忽遽急迫其所以為說皆此書之類也

晁氏公武中庸大傳

宋志一卷



未見

鄭氏耕老中庸訓解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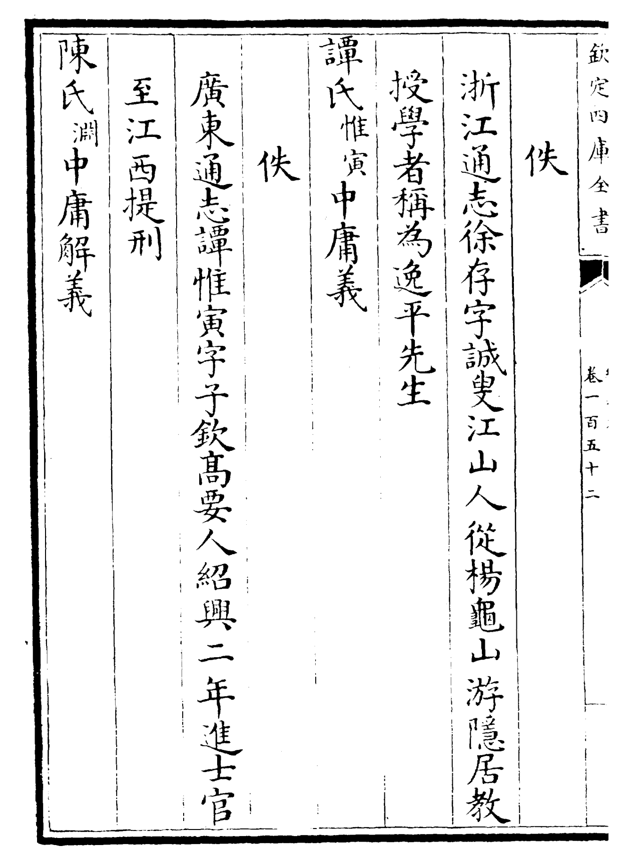
佚

林氏光朝中庸解

一卷

未見

徐氏存中庸解



佚

浙江通志徐存字誠叟江山人從楊龜山游隱居教授學者稱為逸平先生

譚氏惟寅中庸義

佚

廣東通志譚惟寅字子欽高要人紹興二年進士官至江西提刑

陳氏淵中庸解義

一卷

存　戴嘿堂集

石氏憝中庸集解

二卷

存

朱熹序曰中庸一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

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為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没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傳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翺始知尊信其書為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曽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㫖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

下然明道不及為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吕氏所著之别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意不滿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所記行於世者惟吕氏游氏楊氏侯氏為有成書若横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别自為編或頗雜出他說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

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新昌石君𡼏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為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録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葢有行思坐誦没世窮經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

士始發明之眀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毋駭於奇必沉潛夫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

戒懼夫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髙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為此書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髙自卑之意雖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令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繁分為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張栻跋曰右石𡙇子重所編集解兩卷某刻於桂林郡學官子重之編此書嘗從吾友朱熹元晦講訂分章去取皆有條次元晦且嘗為之序矣桂林學官舊亦刻中庸解而其間雜亂以他懼其反誤學者於是漫去舊板而更刻此書竊惟中庸一篇聖賢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己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於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于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於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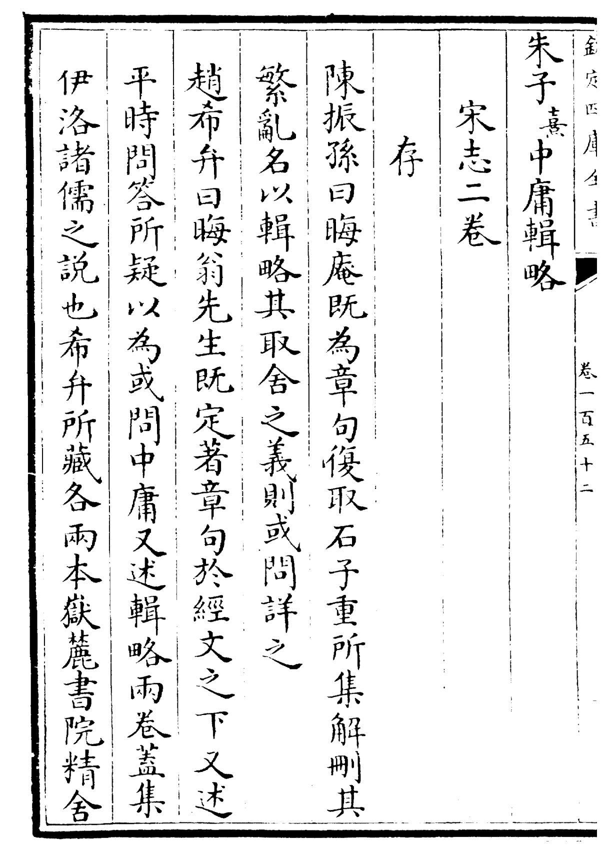
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来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學者於此亦知所用其力哉有以用其力則於是書反復紬繹將日新而無窮不然辟諸枵腹而觀他人之食之美也亦奚以益哉

陳振孫曰會稽石憝子重集録周敦頥程顥程頥張載吕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凡十家之說晦庵為之序也

陳耆卿曰石憝字子重其祖自會稽徙臨海中紹興十五年進士補廸功郎歷將作監太常寺主簿終朝散郎

謝鐸曰中庸輯略臨海石子重著今亡

按克齋先生中庸輯略宋志作十先生中庸集解朱子章句實本之章句行而石氏之書流傳日寡此謝鳴治赤城續志謂其已亡也近其裔孫珮玉始刻之新昌家塾



朱子熹中庸輯略

宋志二卷

存

陳振孫曰晦庵既為章句復取石子重所集解刪其繁亂名以輯略其取舍之義則或問詳之

趙希弁曰晦翁先生既定著章句於經文之下又述平時問答所疑以為或問中庸又述輯略兩卷蓋集伊洛諸儒之說也希弁所藏各兩本嶽麓書院精舍

及白鹿洞書院所刊者

唐順之序曰中庸輯畧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𡼏子重采二程先生語與其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説中庸者為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為輯畧其後朱子既自采二程先生語入章句中其於諸家則又著為或問以辨之自章句或問行而輯畧集解二書因以不著於世友人御史新昌吕信卿宿有志於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二書而余以所

藏宋板輯畧本授之已而吕子廵按江南則屬武進
李令板焉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葢古之亂吾
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
乎六經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
墨名法嘗與儒並出而為六家為九流其道不相為
謀而相與時為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
並立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同
其不相為謀也則是不得相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

教所以別於六家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知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禮者以形名度數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氏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真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

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説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經九流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其為説也粗而其為道也小猶易辨也佛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為道也宏以闊而其為説也益精以密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於六經孔氏之旨者固

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消之其逆而消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嘗主於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色聲香觸乃在

於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嘗主於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於睹聞聲臭之中雖其求深於内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强同者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說羣儒之所不能亂其真也彼游楊謝侯諸家之說其未免於疵矣乎吾弗敢知然而醇者大矣其未能不浸滛於老與

佛乎吾弗敢知然而師門之緒言蓋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其遂可廢乎是信卿所為刻以待學者之意也

中庸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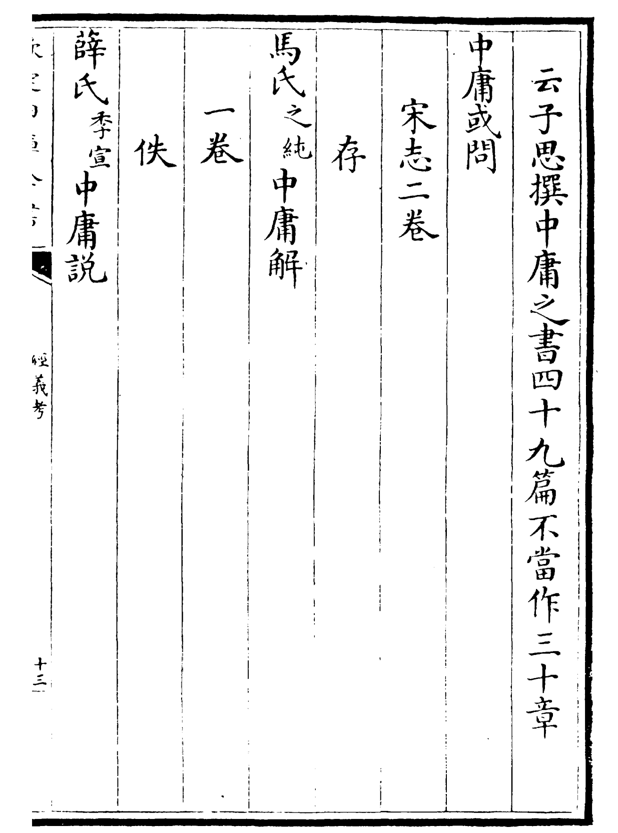
宋志一卷

存

黄震曰會稽石𡈽集濂溪以下十人之説晦庵先生因其集解刪成輯畧别為章句以緫其歸又為或問

以明其所以去取之意已無餘藴矣吳郡衛湜集解乃增入石氏元本又附入石氏元所不集與晦庵以後諸皆取之晦庵章句雖亦錯雜其間意若反有未滿於晦庵者天台賈蒙為集解雜列諸家若晦庵章句之說特見一二而已晦庵以命世特出之才任萬世道統之託生平用力盡在四書四書歸宿萃於中庸而二家之所見如此何哉

鄭明選曰子思作中庸朱子定為三十章按孔叢子



云子思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不當作三十章

中庸或問

宋志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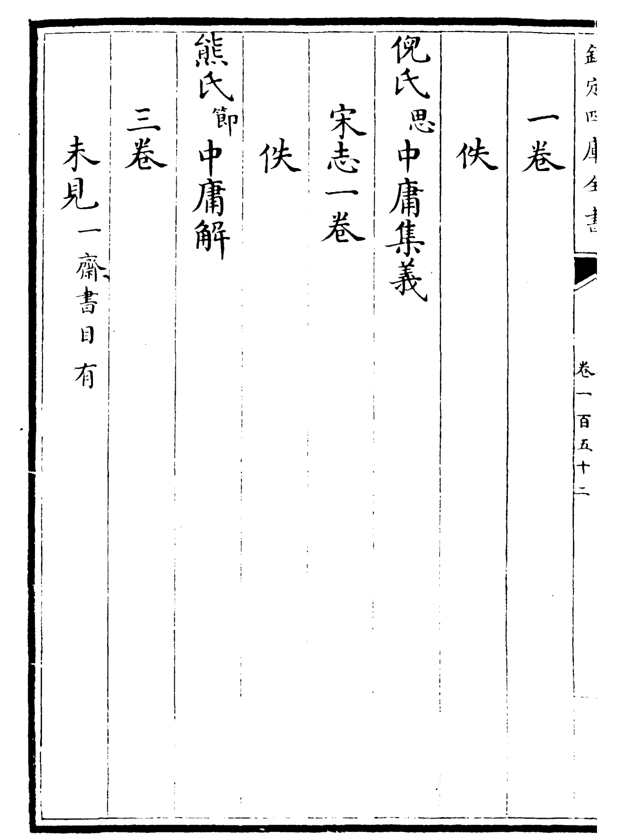
存

馬氏之純中庸解

一卷

佚

薛氏季宣中庸説



一卷

佚

倪氏思中庸集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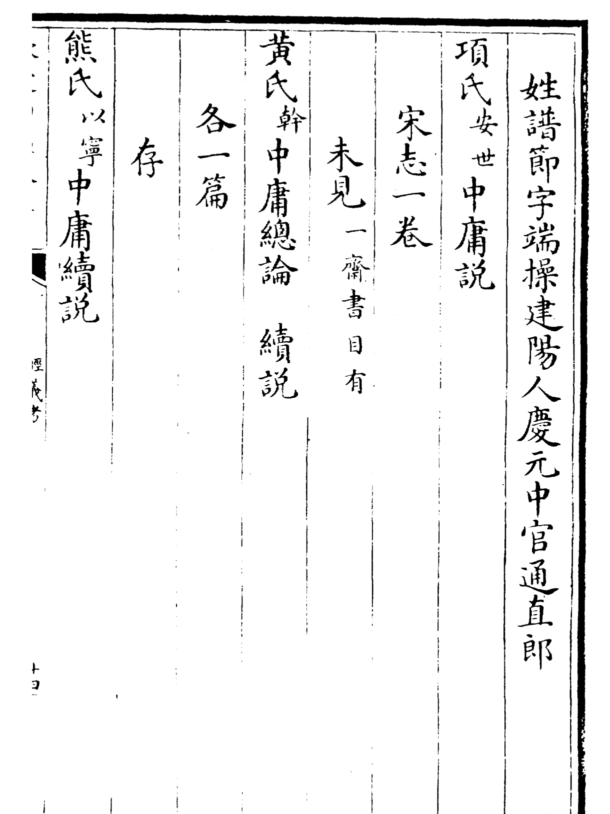
宋志一卷

佚

熊氏節中庸解

三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姓譜節字端操建陽人慶元中官通直郎

項氏安世中庸說

宋志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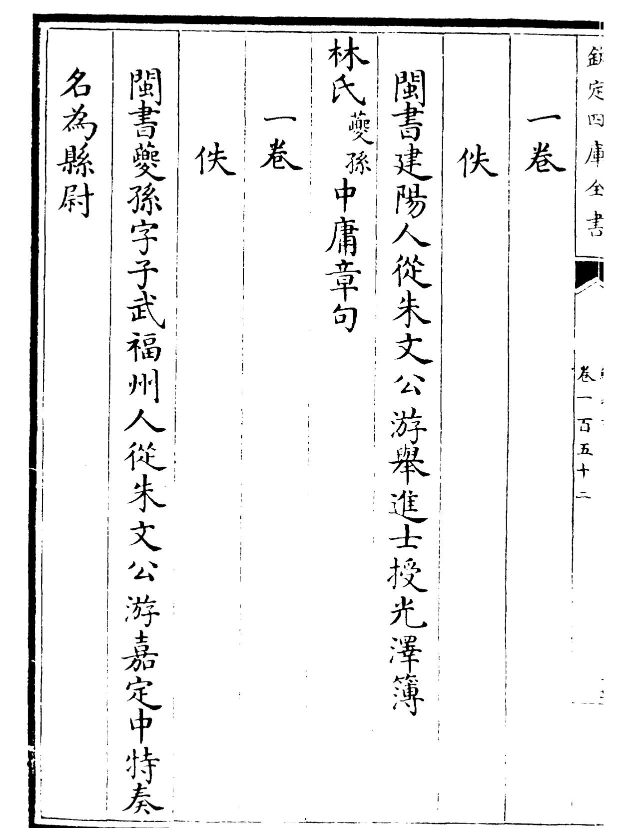
未見 一齋書目有

黃氏幹中庸總論 續說

各一篇

存

熊氏以寧中庸續說



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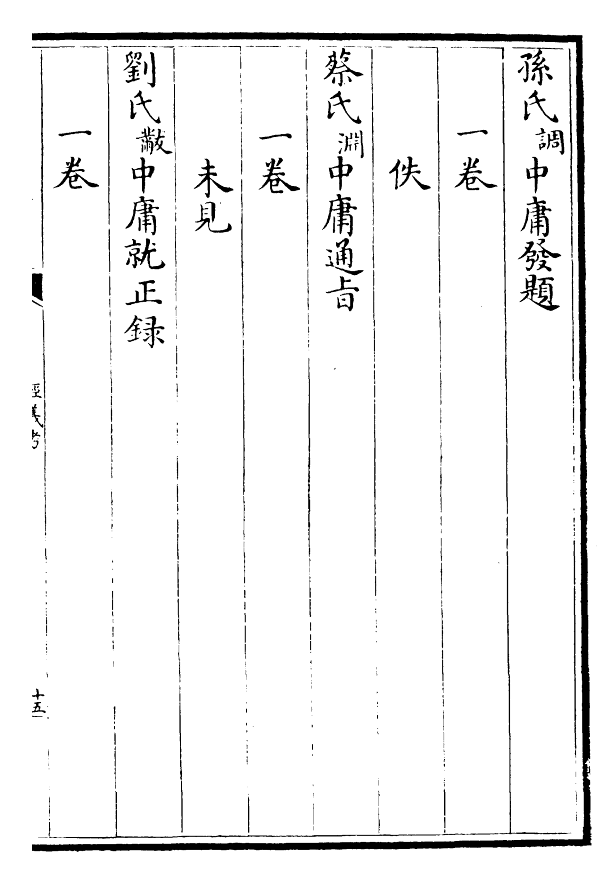
閩書建陽人從朱文公游舉進士授光澤簿

林氏夔孫中庸章句

一卷

佚

閩書夔孫字子武福州人從朱文公游嘉定中特奏名為縣尉



孫氏調中庸發題

一卷

佚

蔡氏淵中庸通旨

一卷

未見

劉氏黻中庸就正録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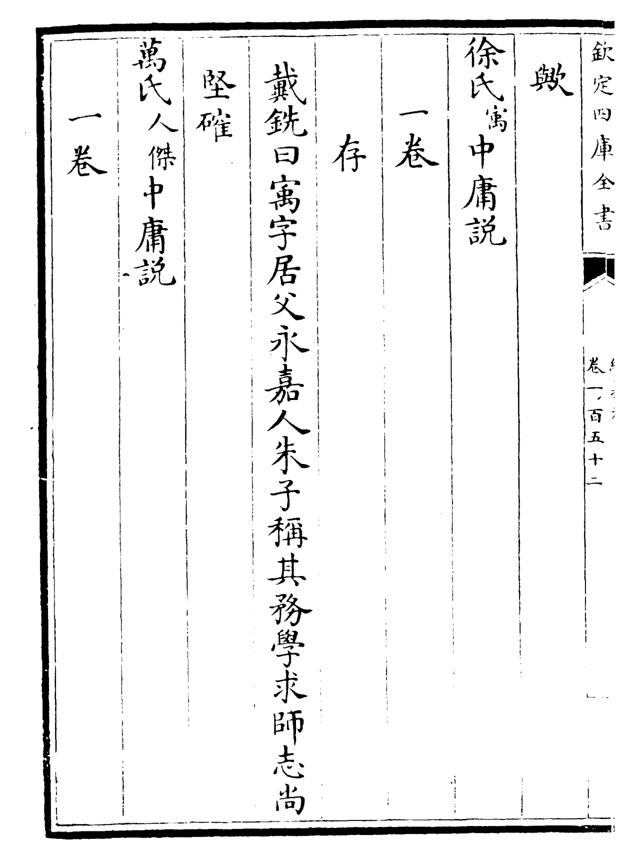
佚

葉紹翁曰考亭解中庸真文忠德秀觀之曰生我者太極也成我者先生也吾其敢忘先生乎而考亭之門人劉㴱字季文號静春與文忠為友而輩行過之乃大不取其師之説其自為論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而貴於物焉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是則人之性豈物之所得而擬哉

或疑萬物通謂之性奚獨人愚曰是固然矣然此既曰性則有氣質矣又安可合人物而言以自亂其本原也凡混人物而為一者必非識性者也今皆不取至如孟子道性善亦只謂人而已文忠公與靜春辯各主其說或當燕飲旅酬之頃靜春必與公辯極而爭起公引觴命靜春曰某竊笑漢儒聚訟吾儕豈可又為後世所笑姑各行所學而已劉猶力持其說不已著為就正録云昔子思作中庸篇端有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其發明性命開悟天下後世至矣而或者必曰此兩句兼人物而言嗟夫言之似也而差也嘗考古先聖賢凡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而不雜乎物者易之乾彖曰各正性命樂記亦曰則性不同矣是乃兼人物而言然既曰各有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或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

見告子孟子之高弟彼其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不善之說縱橫繆戾固無足取至於生之謂性孟子辯焉而未詳得無近是而猶有可取者耶善乎朱文公闢之曰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此其一言破千古之惑我文公真有大功於性善如此文忠已不及登文公之門聞而知之者也其讀中庸默與文公合靜春見而知者乃終不以先生之說中庸為是何



歟

徐氏寓中庸說

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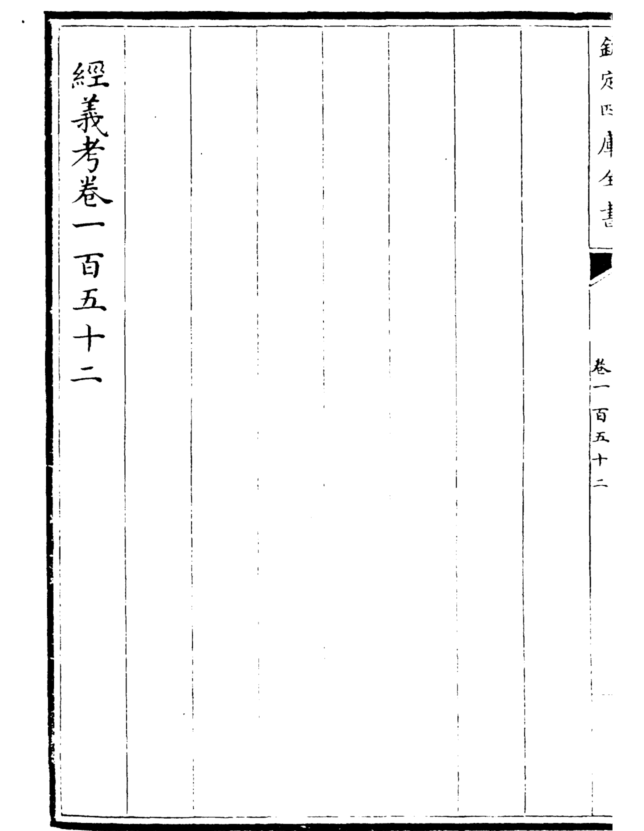
戴銑曰寓字居父永嘉人朱子稱其務學求師志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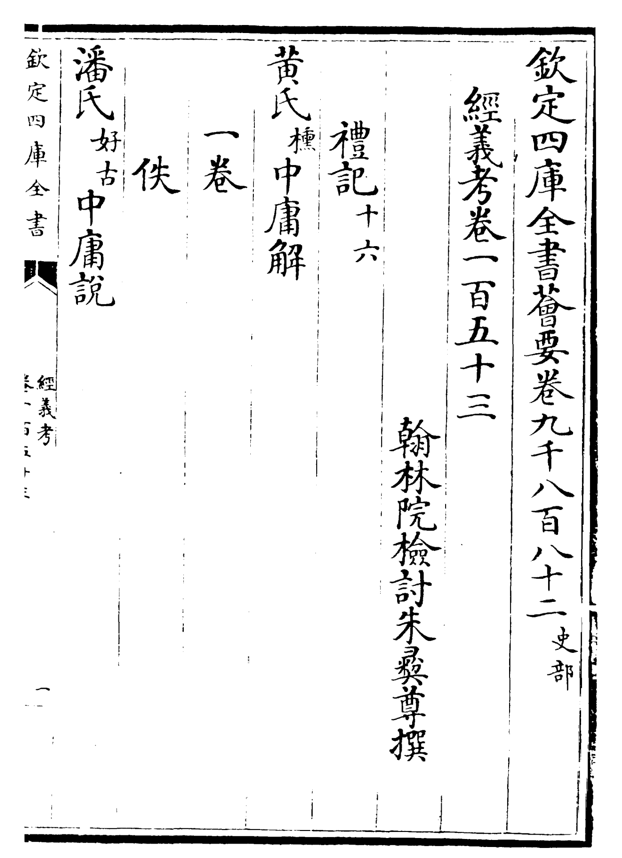
堅確

萬氏人傑中庸說

一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二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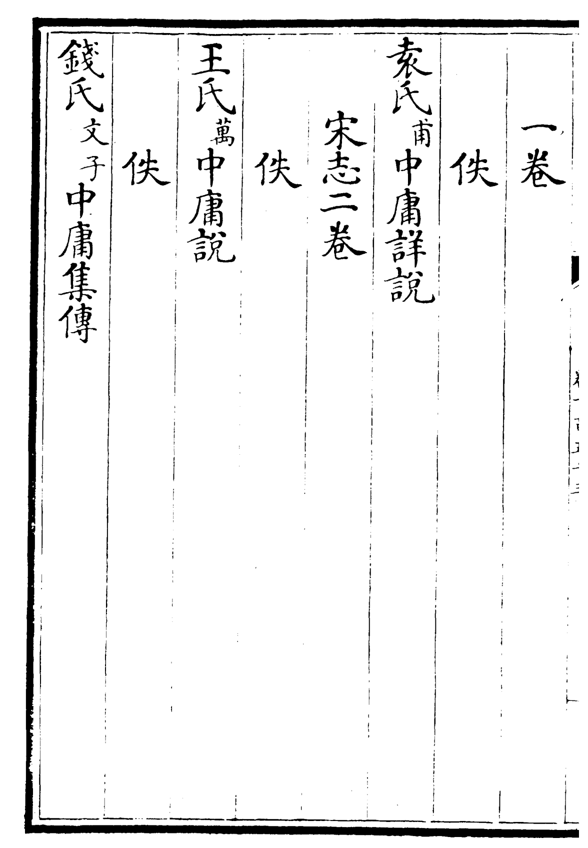
禮記十六

黄氏櫄中庸解

一卷

佚

潘氏好古中庸說



一卷

佚

袁氏甫中庸詳說

宋志二卷

佚

王氏萬中庸說

佚

錢氏文子中庸集傳

宋志一卷

佚

邵氏囦中庸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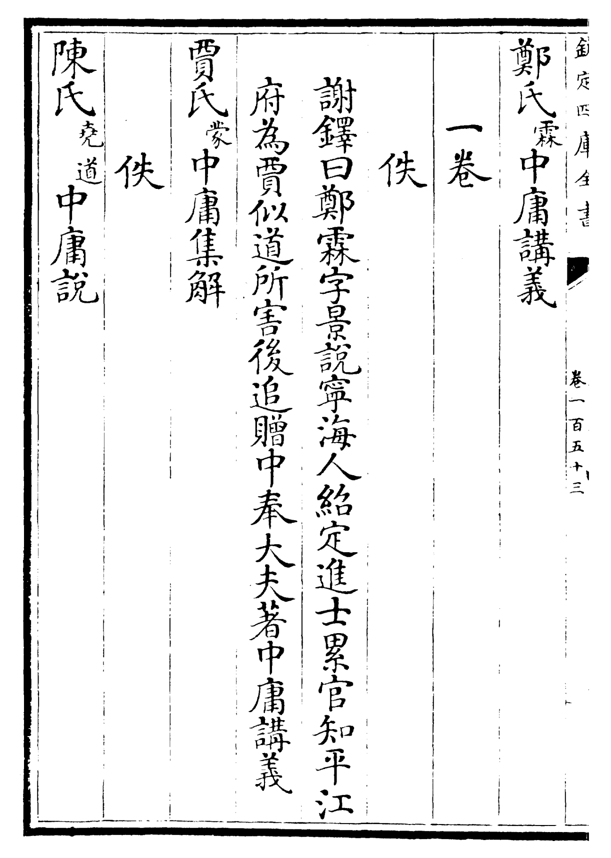
一卷

佚

趙氏善湘中庸約說

一卷

佚



鄭氏霖中庸講義

一卷

佚

謝鐸曰鄭霖字景說寧海人紹定進士累官知平江府為賈似道所害後追贈中奉大夫著中庸講義

賈氏蒙中庸集解

佚

陳氏堯道中庸說

宋志十三卷

佚

吳氏

吳氏之巽中庸口義

三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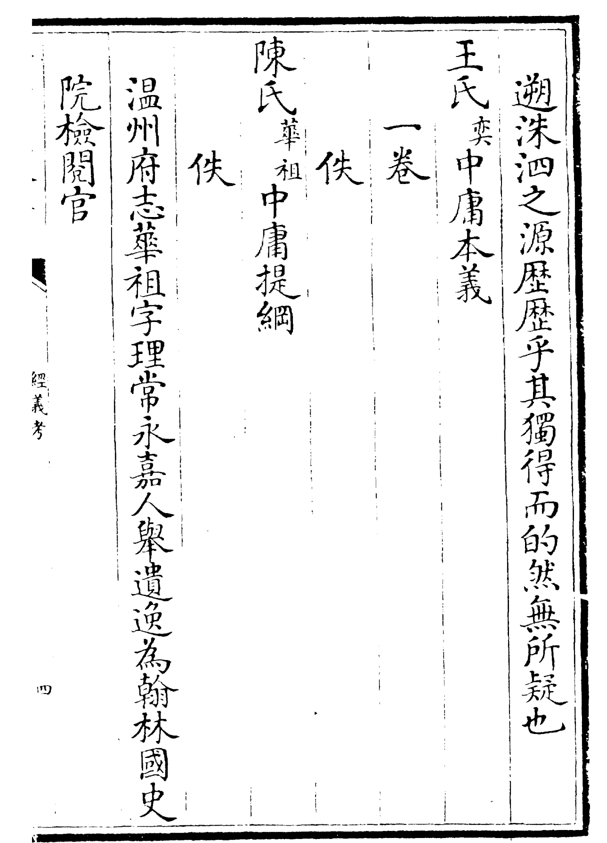
魏了翁誌曰中江吳君先之諱之巽受小戴氏書於厥考良弼教授於廣漢逆曦嘗欲以季春聘士豫令就聘者詣縣書行義年君叱吏曰此何時耶義形於

色無所撓奪賊平始應聘君於歷代史國朝故實天文地理字書罔不精治有諸經講義五卷中庸口義三卷藏於家

魏氏天祐中庸說

佚

魏了翁誌墓曰公卭州之蒲江人諱天祐字德先以詞賦登里選累舉不利當以恩補官辭不受年七十益大肆於學聖經賢傳歷覽博究即河洛之正傳上



溯洙泗之源歷歷乎其獨得而的然無所疑也

王氏奕中庸本義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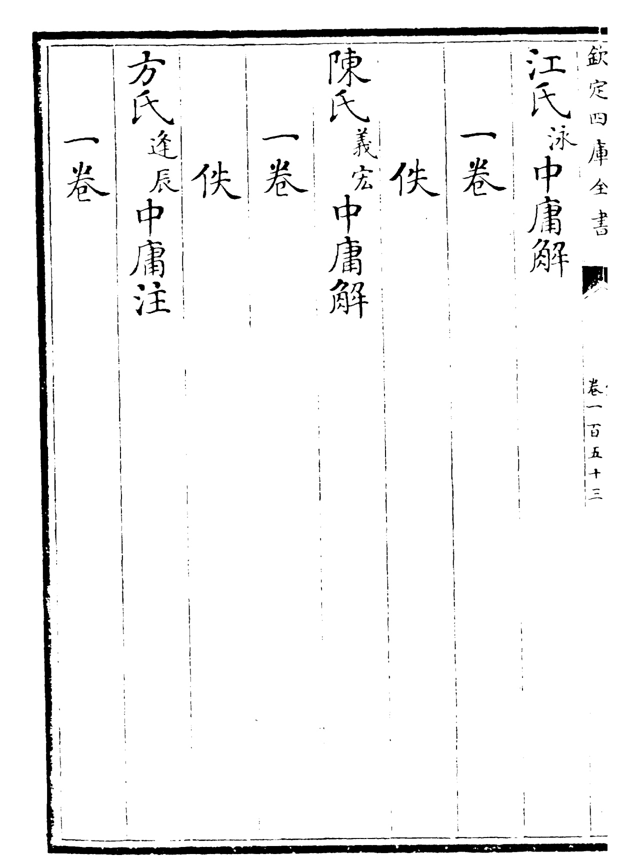
佚

陳氏華祖中庸提綱

佚

温州府志華祖字理常永嘉人舉遺逸為翰林國史

院檢閱官



江氏泳中庸解

一卷

佚

陳氏義宏中庸解

一卷

佚

方氏逢辰中庸注

一卷

佚

黎氏立武中庸指歸

一卷

存

趙秉文序曰聖人一貫之道在易中庸大學中庸大學雜於禮書自漢以來諸儒未有能識之者宋河南二程夫子實始挈而出之於是孟氏子沒後數千百年不傳之道統粲然復明於天下偉哉子貢曰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二書言高旨逺辭容
義微讀之者固未易窺其涯涘自考亭四書出學者
奉持信受如讀成律或莫知其何為而出何為而入
誦言終身嗚呼聖人立教之大本果不可得而聞邪
前魁彦所寄黎先生宿德峻望如魯靈光振鐸鄉國
以覺後為已任慨然謂二書道統所載乃取蕙山郭
氏說從而發明之作中庸指歸首以正統居體釋所
以名中之義其說曰乾九二人道之始故稱龍德正

中中之體也坤六五心君之位故稱黄中通理中之
位也帝降衷民受中萬化之所由出也作大學發微
曰大學曾子之書一書之功在於止善止善之説葢
取諸艮曾子固嘗稱艮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厥旨
甚深所謂一以貫之者此也夫易冒天下之道中庸
大學實出於易先生提綱舉要統宗會同由是天人
相與之際體用一源之實昭徹無間非先生之學深
造自得卓然有見於大本其孰能與於斯既又原作

者之意為中庸分章以見繩聯珠貫之妙據舊文之古為大學本旨以訂夫更定錯簡之疑備論詳説歸其有極先生有功於聖門有賜於後學可謂逺且大矣先生既開山學以來四方問學之士又建鳳洲精舍彷彿河汾茲二書者先生沉涵有年宜鋟諸梓以嘉惠同志董子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吾黨小子茍能端居默識循初返本則有以見先生是書無隱乎爾又何待千載之後子雲也哉

中庸分章

一卷

存

立武自序曰中庸之書浩博深遠若不可涯其實繩聯而珠貫也諸家雖字論句析然於大旨未明讀之使人茫然分章所以原作者之意

吴澂碑曰元中子黎氏諱立武字以常臨江新喻人擢進士第三人歷國子司業官秘省時閲官書愛二

郭氏中庸郭遊程門新喻謝尚書仕夷陵嘗傳其學將由謝溯郭以嗣其傳故於大學中庸等書間與世所宗尚者異議

按黎氏中庸分為十五章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為第一章仲尼曰至惟聖者能之為第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察乎天地為第三章子曰道不遠人至君子胡不慥慥爾為第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至反求諸其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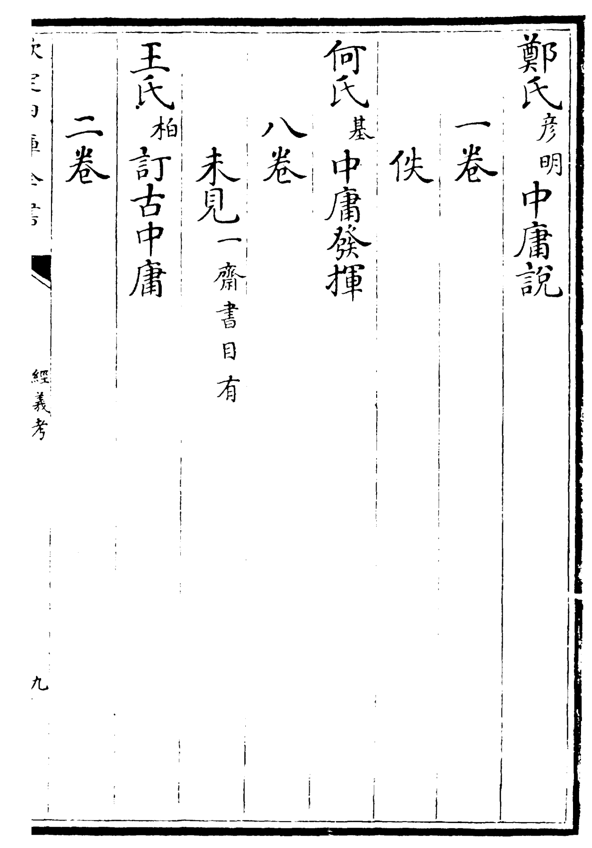
為第五章君子之道至父母其順矣乎為第
六章子曰鬼神之為德至治國其如示諸掌
乎為第七章哀公問政至不誠乎身矣為第
八章誠者天之道也至誠則明矣為第九章
唯天下至誠至故至誠如神為第十章誠者
自成也至純亦不已為第十一章大哉聖人
之道至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
者也為第十二章仲尼祖述堯舜至此天地

之所以為大也為第十三章唯天下至聖至其孰能知之為第十四章詩曰衣錦尚絅至無聲無臭至矣為第十五章各繪一圖大指謂中庸之道出於易蓋主郭氏父子兼山白雲之說者

何氏夢桂中庸致用

一卷

佚



鄭氏彥明中庸說

一卷

佚

何氏基中庸發揮

八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王氏柏訂古中庸

二卷

未見

柏古中庸䟦曰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書所以開大原立大本而承聖緒也義理精微而實難於窺測規橅宏遠而實難於會通衆說淆雜而實難於折衷此子朱子以任其責而後學亦以春融而氷釋矣惟愚滯之見常覺其文勢時有斷續語脉時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問也一日偶見西漢藝文志有曰中庸說二篇顔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

不言其亡一也惕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尚見其初為二也合而亂其出於小戴氏之手乎彼不知古人著書未嘗自名其篇目凡題辭皆後人之所分識徒見兩篇之詞義不同遂從而參伍錯綜成就其總題已天賦為命人受為性所賦所受本此實理故中庸二字為道之目未可為綱誠明二字可以為綱不可為目僕不揆狂僭為之隱索取而析之以類相從追還舊觀但見其綱領純而辨也如此之精條目疏而

理也如此之瑩首尾相涵可謂縝密氣脈流通可謂融暢雖各題一性字而其義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來一原其性之所實有雖各提一敎字而其旨亦異一以行為主故曰修道一以知為主故曰明誠始於天者終於天始於誠者終於誠分限嚴而不雜塗轍一而不差子思子亦可以無遺憾於千古之上矣或曰自漢晉以來諸儒先未嘗疑也至於朱子章分句析研幾極深而無間言也子何為者而勇於妄論乎

曰非敢妄也有所證也此書惟哀公問政章交搆爲最深加以王肅貿貿然獨掇此章亢塞乎家語之中此先儒之所以不疑也幸有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有四字鄭氏所謂惧重在此者此惑人之根乎其論舊章之痕跡尚未磨也其往參之位置尚可掩也使後世可以指瑕索瘢正其苟合者殆天意也又以班固中庸說二篇五字不列於諸子之上而晦昧於古禮經之末竊意子朱子未必見也或

見而未必注思也不然以朱子之精明剛决辟而闢之久矣奚俟於今日哉

趙氏若煥中庸講義

一卷

佚

江西通志趙若煥字堯章進賢人年二十餘宋祚訖賦艸之茂三章援琴而歌以當黍離麥秀年八十而逝

釋契嵩中庸解

五篇

存 載鐔津集

趙氏秉文中庸說

一卷

存

李氏純甫中庸集解

一卷

佚

金史李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永安二年經義進士薦入翰林髙琪擢為左都司事以母老辭琪誅復翰林出倅坊州改京兆府判官卒於汴

李氏思正中庸圖説

一卷

佚

中庸輯釋

一卷

佚

黄虞稷曰江西德興人生於宋季入元不仕

劉氏惟思中庸簡明傳

一卷

佚

吴澂序曰中庸傳道之書也漢儒雜之於記禮之篇得存於今者幸耳程子表章其書以與論語孟子並

然緼奥難見讀者其可易觀哉程子數數為儒者言所言微妙深切葢眞得其傳於千載之下者非推尋測度於文字間也至其門人吕游楊侯始各有注朱子因之著章句或問擇之精語之詳矣惟精也精之又精隣於巧惟詳也詳之又詳流於多其渾然者巧則裂其粲然者多則惑雖然此其疵之小也不害其為大醇廬劉君惟思良貴甫以朱子章句講授考索玩繹五六十年年八十乃纂其平日教人筆之於紙

辭簡義明倣夫子說烝民之詩之法始學最易於通習恵不淺也夫漢儒說稽古累數萬言而鄭康成於中庸一十九字止以十二字注之朱子深有取焉然則良貴父之簡明是亦朱子意也而見之不同者不曲狥徵少讀中庸不無一二與朱子異後觀饒氏伯與甫所見亦然恨生晚不獲就質正今良貴甫吾父行也皇慶元年夏其子秘書監典簿復初官滿南歸相遇於東淮出其父書以示徵讀之竟既知先輩用

功之不茍而良貴父亦已下世疇昔所願質正於伯與甫者今又不獲從良貴甫而訂定三人之不同各有不同三卒未能以合於一也則又烏乎不悵焉以悲故為識其左而還其書典簿氏

夏侯氏尚玄 中庸管見 聚疑

佚

錢金甫曰夏侯尚玄字文卿華亭人趙孟頫薦為東宮伴讀

陳氏櫟中庸口義

一卷

未見

櫟自序曰程子曰中庸一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其言約而盡矣朱子分為三十三章而復截為三大段其言曰首章子思推本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其下十章則引先聖之言

以明之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其下八章復引先聖之言明之二十一章以下至於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復推明以盡所傳之意者也朱子之區别亦已精矣至其揭一誠字以為一書之樞紐則或問詳焉尤學者所當熟復而貫通者也朱子又嘗曰中庸之書難讀初學者未當理會中間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今按說下學固少而其中說下學處則甚切如二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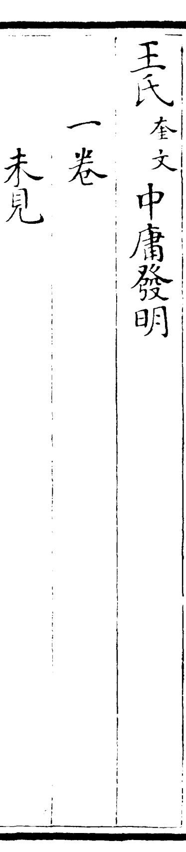
擇善固執一條及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條是也且朱子亦嘗於序文提出擇善固執以配大舜精一之言以見道統之相傳不外乎此矣學者誠能據此以為用力之方而以誠之一言貫通之復如朱子所分之三大段以區别之則所謂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者理皆見其為實理中散為萬事者事皆見其為實事而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者的為實學而非虛言矣言下學處雖少而皆提綱挈領切要之

言言上達處雖多而亦豈渙散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哉愚每患從學者未嘗精通夫大學語孟之三書而遽欲入夫中庸之書授以朱子之章句或問往往難入不得已紬繹朱子之意而句解之復述讀此書之大略於此云

齊氏履謙中庸章句續解

一卷

未見



王氏奎文 中庸發明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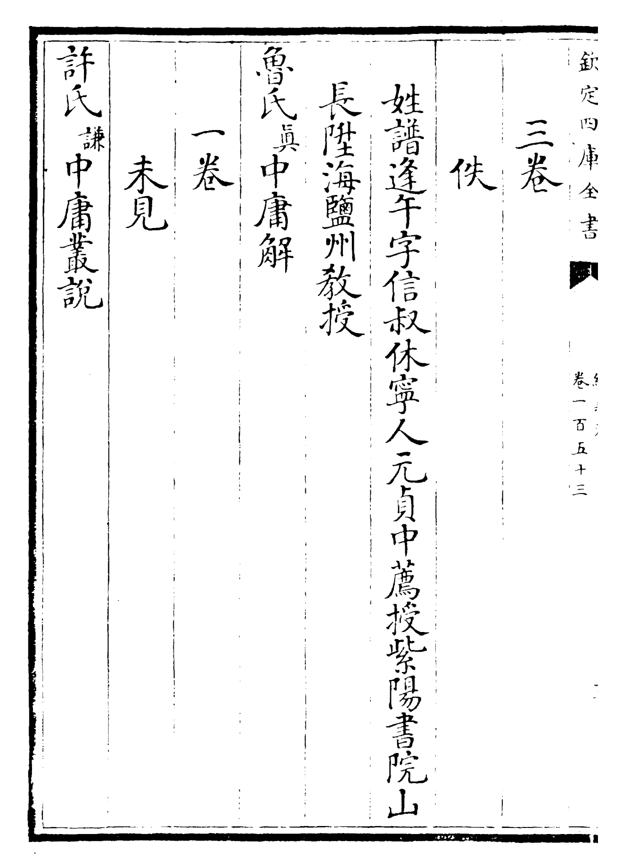
未見

薛氏玄 中庸注

佚

陸元輔曰玄字子晦一字若晦東陽人從許謙遊不仕學者私謚貞節先生

程氏逢午 中庸講義



三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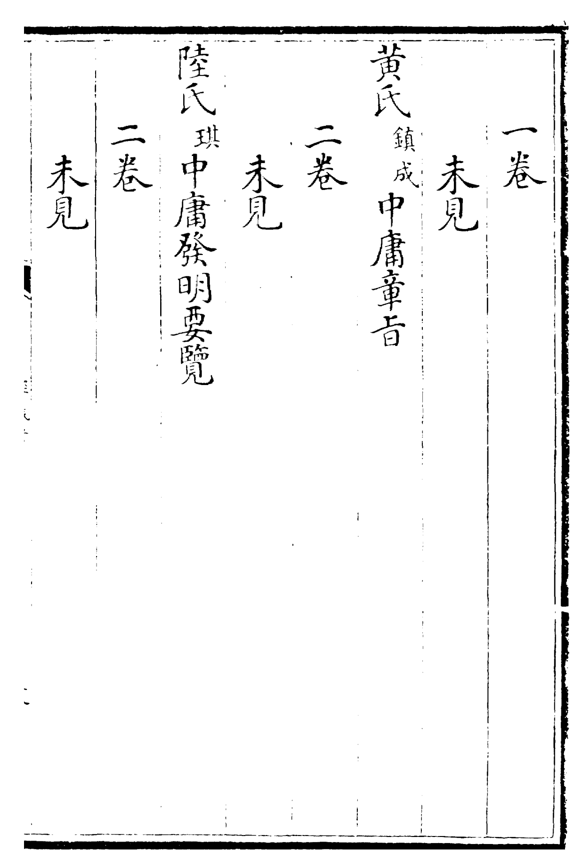
姓譜逢午字信叔休寧人元貞中薦授紫陽書院山長陞海鹽州教授

魯氏眞中庸解

一卷

未見

許氏謙中庸叢說



一卷

未見

黄氏鎮成中庸章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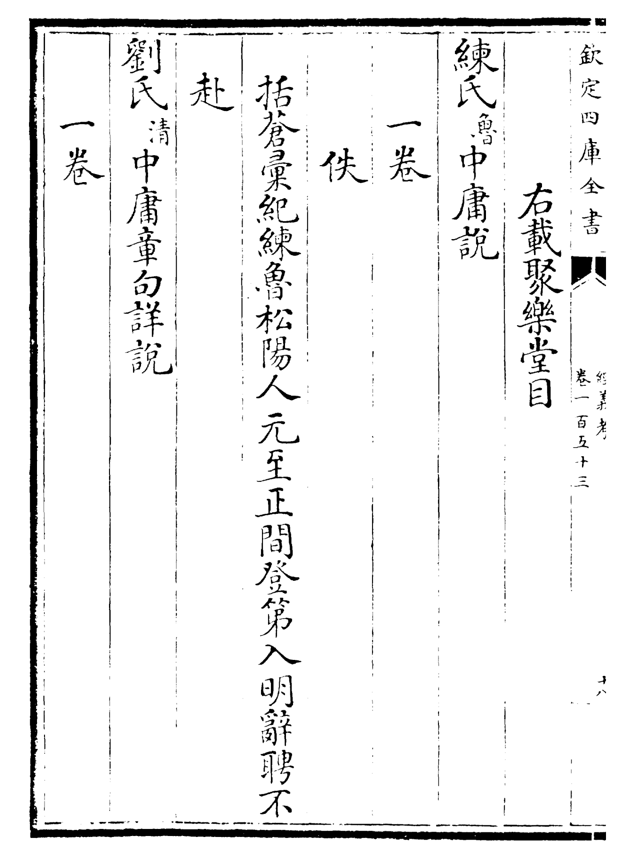
二卷

未見

陸氏琪中庸發明要覽

二卷

未見



右載聚樂堂目

練氏魯中庸說

一卷

佚

栝蒼彚紀練魯松陽人元至正間登第入明辭聘不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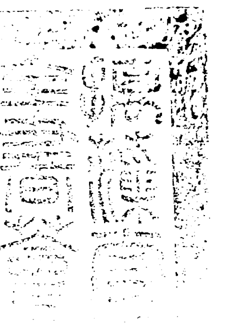
劉氏清中庸章句詳說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永嘉人入明隱居不仕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瞿　槐
校對官庶吉士臣羅修源
謄錄監生臣馬植基
謄錄監生臣秦長馨